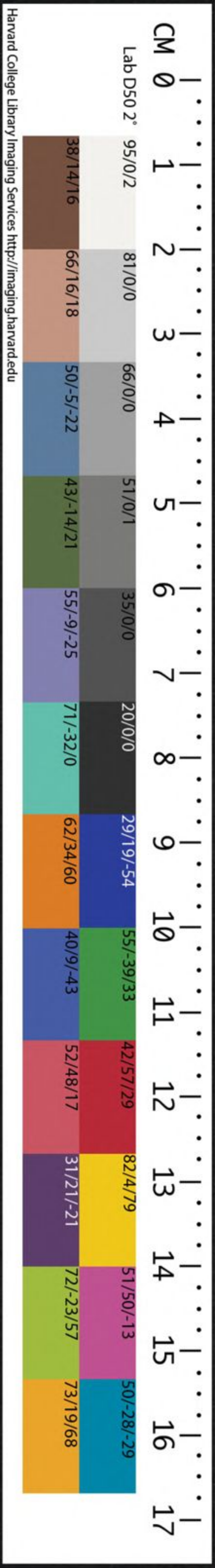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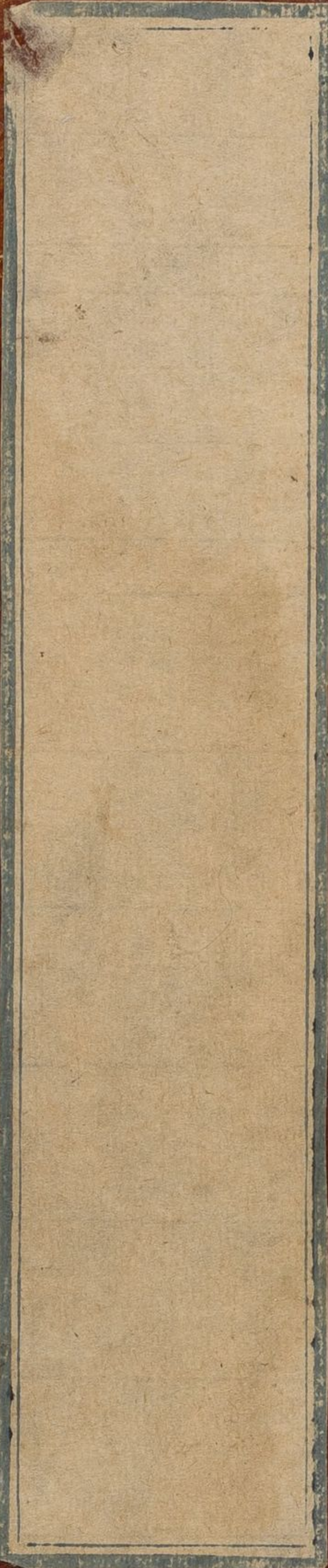


T110
1247(7)
C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8 1951

后會魁校正易經大全卷之十三

天德林氏藏



馬佛大經漢和
書館珍藏

傳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備乏之義為卦兌上而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无水之象為困乏之義又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於二陰之中皆陰柔揜於陽剛所以為困也君子為小人所揜蔽窮困之時也登山謝氏曰困井相表裏困為塞井為通困則澤中无水井則水上有水困有未濟井有既濟

困塞而井通明矣

困言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傳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一作安義乃不失其吉也况隨時善處復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本義**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為兌柔所揜九二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所以為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

當也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尚口益取

困窮朱子曰困卦難理會不可曉易中有數卦如

其所之困是箇極不好底卦所以卦辭也者各指此難曉所以分曉困卦是箇進退不得窮極底卦所以是難曉所以分曉困卦是箇進退不得窮極底卦所以則知足以避意亦可見矣○雲峯胡氏曰蹇能止三剛皆掩於柔窮而無所容此所以為困也然剛之困而道則亨身自如處坎之險不失兌之說時雖困而道則亨身自如處坎之險不失兌之說時能亨則得其貞正也此卦言亨與貞處困而能亨則得其貞正也此卦言亨與貞處困而剛柔自乾坤往來于二大與上非不正之小人居五未嘗變也是謂貞是謂大與上非不正之小人居五未嘗變有言不信又戒處謂大與上非不正之小人居五未嘗變齋徐氏曰兌口不可掩言象坎剛中尚兌之吉而無咎也兌相失故有言不信處困之時當務晦默尚口多言人誰信之困且窮而巳故戒○雙湖胡氏曰以卦體言坎遇兌而成困澤自涸于上坎自流于下

而不相得。以卦爻言。二為坎主。上為兌主。又居西。而相應之地。兩不相向。皆困之道。蓋天為地之氣。由西而北。則其勢逆。而坎下兌上。斯為困也。亨者。以卦德言。本義言也。大人兼指二五。當困之時。有二體。終不相得。故兌言而坎不信。其亦居困之時。而二體終不相得。故兌乎。看來文王卦辭。不過如之時。而二體終不相得。故兌子。彖傳以發其意。就彖傳釋之。可也。

彖曰困剛揜也

傳卦所以為困。以剛為柔所掩蔽也。陷於下而掩於上。所以困也。陷亦揜也。剛陽君子而為陰柔小人所掩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時也。**本義**以卦體釋卦名。于氏弇曰。乾上九降居九二。而之陰。坤六二上為上六。而掩剛成困之義。○東平劉氏曰。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不曰柔掩剛。而曰剛掩者。何也。无所歸咎。故以剛自掩。為辭。蓋卦為君子設也。○縉云。馮氏曰。下卦陽也。陽寡而陷於二陰之中。上卦陰也。陽雖眾而在一陰之下。陰為之主。此陽剛之困。君子窮之象也。說音悅。

傳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下險而上說。為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險。一作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若時當困而反亨。身雖亨。乃其道之困也。君子大人通稱。朱子而不失其所亨。這句自說得好。○誠齋楊氏曰。坎一陽陷二陰之中。允一陰蔽二陽之上。皆剛揜於柔也。副掩於柔。君子揜於小人。能不困乎。然困而亨。何也。亨不于其身。于其心。不于其時。于其道也。

趙氏曰險以說在險而能說則无入而不自得矣其於處困也何有○中溪張氏曰處險而不自得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柳下惠陋窮而不憫夫子既於陳畏於匡孟子毀於臧倉身彌困而道彌亨唯君子能之○廬陵龍氏曰所雖在困中不憚不忤字然不失其常處此之謂君子乎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蓋其以剛中之道也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南軒張大剛能處困此九人處之則大節小則憂險以中疾使易專論其困而用易以通之困於柔猶人之困於用藥也如是則安用易以通之困於柔猶人之困於而不失其所亨柔以大人補柔傳曰其身柔傳曰困蓋困而不失其所亨柔以大人補柔傳曰其身柔傳曰困亨之君子其即剛貞之大人乎吉无咎由於貞貞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由於亨由於亨當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以致窮也

卦辭吳園張氏曰當遜言以避禍曰尚口乃窮

夫九是也困彖傳自以剛掩發伏義卦象文王卦辭其惟二五剛中之君則剛雖見掩而不失其所亨一人吉无咎而釋之以剛中也尚口乃窮也又在九五說上六雖窮於言而終不見信於坎兌相失而成困象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无水困之象也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

易經卷之六

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獲於窮阨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程子曰大凡利害得致之為言直知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方得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已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本義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朱子曰困厄有重輕力量有小大若能一仰不愧俯不作如此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須是合宜不暇恤只得成就此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不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問澤无水困君子

以致命遂志曰澤无水困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復為我之有雖委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字却授命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致命見危授命皆致之致意授亦致字之意言將這命授與之也○建安丘氏曰兌上離下其卦為困聖人宜象之以澤中有水而曰澤无水何哉曰澤中不宜有火也而非有火所以為革之象水則中宜有水而無水非困而何哉若亦言有澤中則困之義隱矣而反无二水字聖人蓋有深意存焉○中溪張氏曰澤所以觀困窮之象但委命於天而無水所以為困君子以里志以演易之象但委命於天而無水所以為困君子志可遂說之猶殺身○東谷鄭氏曰在命者不可求在志者志在遂說之象則委其命於天而亨則遂其志於我相則委其命於天而亨則遂其志於我

初六 繫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傳六以陰柔處于至卑又居坎險之下在困不能
自濟者也必得在上剛明之人為援助則可以濟
其困矣初與四為正應九四以陽而居陰為不正
失一作剛而不中又方困於陰揜是惡能濟人之
困猶株木之下不能蔭覆於物株木无枝葉之木
也四近君之位在他卦不為无助以居困而不能
庇物故為株木譬所以居也譬困于株木謂无所
庇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則非困也入于幽谷陰柔
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免於困則益迷暗妄
動入於深困幽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於困无自
出之勢故至於三歲不覲終困者也不覲不遇其所亨

也建安丘氏曰初六居困體之下故曰譬株木乃
上六所揜猶无枝葉之木也初不能覆庇之故初不安
其居是譬困于株木也初又處坎之下是入于幽
暗之谷雖歷三歲之正應也而木義譬物之底也困于
不能上覲乎四之正應也而木義譬物之底也困于
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
甚故其象占如此或在問譬困于株木如何朱子曰
坐譬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又問伊川將株木不可
初之正應不能庇之體行則如何曰恐說譬字不去
中溪張氏曰人坐之體行則如何曰恐說譬字不去
幽谷不能自行此以出於困也○臨川吳氏曰入于
在坎下故為入于幽谷即坎初爻入于坎窞也○
雲峯胡氏曰卦名困以剛柔所困也○平菴項氏曰初
非特剛困柔之困亦甚矣柔為柔所困也○交論困義
于石則又甚焉○所困者撻拊之木纏繞之草困于
石飲食車服皆美物也六爻別而于金車困于赤
陰亦可見矣○合沙鄭氏曰困坎兌相重兌正秋

坎正北兌一陰始得秋氣而蔓草未殺故為葛藟之困六三秋冬之交蔓草葉晚而刺存故為蒺藜之困若初六在坎之下正大冬之時也蔓草為霜雪所殺雍有子遺所存者株木而已二爻皆陰故繫以草木之象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傳幽不明也謂益入昏暗自陷於深困也明則不至於陷矣張子曰處困者正乃无咎張子曰處困者正乃无咎張子曰處困者正乃无咎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

无咎

傳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

處困之時君子安其所遇雖窮危險難无所動其心不恤其為困也所困者唯困於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其惠故為困於酒食也大人君子懷其道而困於下必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蘊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上有九五剴中之君道同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且來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為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享祀享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享祀然其德既誠一作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哲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為用者唯

之時誠一切至可通神明不必急于往也无咎諸
家以為誰咎則當如節之時故凶而於義无咎也
中有慶則征凶者行非其時故凶而於義无咎也
本義精知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傳雖困于所欲未能施惠於人然守其剛中之德
必能致亨而有福慶也雖使時未亨通守其中德
亦君子之道亨乃有慶也或問象云中有慶也是
許多好事

六三困于石據于疾藜入于其宮不見其

妻凶

傳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剝居陽

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疾
藜刺刺字不可據之物三以剝險而上進則二陽
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
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
疾藜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一作
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
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則字
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
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
其可得見耶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
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固為據之

正處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困初比二二有剛中
之才足以拯困則宜為初所從矣金剛也車載物
者也二以剛在下載已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
阻于二故其來遲疑而徐七是困于金車也巳之
所應疑其少已而之他將從之則猶豫不敢遽前
豈不可羞吝乎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
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
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二與四
皆以陽居陰而三以剛中之才所以能濟困也居
陰者尚柔也得中者不失剛柔之宜也本義初六
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

困於下又為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勝止
故其占雖為可吝而必有終也金車為九二象未
詳疑坎有輪象也中溪張氏曰坎為輿九二居坎
來徐徐者以困于九二之金車也然四之志則在
乎初始若可吝必亟通故二曰方未五曰乃徐有
之時不可求以亟通故二曰方未五曰乃徐有說
四曰來徐徐皆緩辭也初與四應其來正也所以
徐者為九二金車所隔也初與四應其來正也所以
有終非正也和終不待以勝王故始雖可吝而必
大欲觀九四之心其未觀欲來者終於來故曰有終
移困解則欲觀者終於觀欲來者終於來故曰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傳四應於初字无初而隔於二志在下求故徐徐而
來雖居不當位為未善然其止應相與故有終也

臨川吳氏曰下謂初志在於拯初也不當位謂居柔故其行徐有與謂與初為正應行雖徐終能就物而拯其困也

九五剝削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傳截鼻曰剝傷於上也去足為剛傷於下也上下皆掩於陰為其傷害剝削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無與也赤紱臣下之服取行來之義故以紱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來也天下皆來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剝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利用祭祀祭祀之事必致其誠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

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一作誠則能致天下之

賢濟天下之困矣五與二同德而云上下无與何也

曰陰陽相應者自然相應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

五與二皆陽爻以剛中之德同而相應相求而後

合者一牙字也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其始困安有

上下之與有與則非困故徐合而後有一先說也

二云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則宜用至誠乃受福也

祭與祀享一先之亨則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祇

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

也開封歐氏曰享祀人臣所以祀宗廟祭祀天子

用異也禮百神○節齋蔡氏曰享狹祭廣君臣之

拯困象所謂貞大人吉者也卦於二爻互明其義

故在二言朱絃五言赤絃在二言享祀而五言祭也然二二雖非應而德二故一朱絃雖五困乃遲久而有說也二五取象皆相應行得乎故二方來五絃乃徐以行也二五不祭五曰祭行亦可以通之也二言必誠一說二曰祭五然則或有可通之理也二言征則不可言者二在下不可急征以求上之求下是例論也

本義 剝則者傷於上下下既傷則赤絃无所用而

反為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揜下則乘剝故

有此象然剝中而說躄故能遲久而有說也占具

象中又利用祭祀又當獲福德始雖未應終則應也

也○藩室陳氏曰凡易言祭祀處多中實否則

中實則誠信之象中虛則誠信之理當困之時以九居五百事不利唯中實利祭祀耳九曰利祭祀則有亨通獲福之理焉

象曰剝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

利用祭祀受福也

傳始為陰揜无上下之與方困未得志之時也徐

而有說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賢共濟於困也不

曰中正與二合者云直乃宜也直比正意差緩盡

其誠意如祭祀然以求天下之賢則能一無亨天

下之困而享受其福慶也建安丘氏曰二言中而

貞字之義二言有慶五言受

福所以釋彖辭吉字之美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蒙引云動悔曰字亦猶大學亦曰勉哉之曰字

傳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變矣葛藟
 纏束之物斃危動之狀六處困之極為困所纏
 束而居最高危之地困于葛藟與斃危也動悔動
 輒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然前之失也曰自謂也
 若能曰如是動皆得悔當變前之所為有悔也能
 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於困矣故吉三
 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
 也曰三居剝而處險困而用剝險故凶上以柔居
 說唯為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
 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里則有悔征
 吉屯險極而困說艱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

困

也

本義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于葛藟于斃危曰動

悔之象然物窮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悔則可以

征而吉矣六經雲馬氏曰葛之附本最出木杪此上

蔓生上爻柔之象○中溪張氏曰困至上六困之

極矣出困窮之道故動輒得悔必知有悔爻之心斯有

年且自四以上困之極也自四以下如困之極而

思有以通之也動固悔矣與其靜而无悔孰若動

而通其字之時乎然則困不害其亨柔困不悔不

言兩悔字與豫悔遲有悔不同豫言悔遲則事必

有可悔過如此○開封耿氏曰處困之終有自通之
 人知柔不可牽捨之可動也九二不可乘去之可也
 路氏曰中且困有不可動也九二不可乘去之可也
 可動也故征吉○趙氏曰五爻皆不言
 吉獨於上六言吉者要當時而不可欲速也九二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傳為困所纏而不能變未得其道也是處之未當也知動則得悔遂有悔而去之可出於困是其行而吉也臨川吳氏曰未當者所處未得困其當也困則吉也○建安丘氏曰困而吉也吉行也○三柔揜三剛為象然剛為柔揜者吉而柔揜剛者凶下卦則以初三之柔揜九二之剛然初言困於株木三言困于石二則言困于酒食而象以為中五之慶是初三凶而二吉也上卦以說而六之柔揜四五之剛然四言徐有終五言徐有吉而三則言困于葛藟而象則以為未當是四君子乎三剛爻之謂矣



巽下坎上

傳井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承上升而不已必困為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為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木入於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

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進齋徐氏曰以卦體言初柔為泉眼二三剛為泉石四柔為井中空處五剛為泉實已汲將出井也上柔為井空中有全井象○隆山李氏曰自古國邑之建必先視其泉之所在是以公劉創京于幽之初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先卜其井泉之便而後居之也又曰坎者天一之水見于諸卦者皆諸水之下流也故多以險喻其在卦而得水之貞性者惟井是也畫律於疑陽實其中二陰圍其外譬之陽氣初回爰律於疑陰之中冬水因之而變溫此坎之真性也嘗以此地脈不失其本真及注之川澤風雨霜露之所剝

處

失其本性，无復有向來一陽之温矣。載觀井泉之水，在人身則精血是也。川流之水，在人身則涕洟之類是也。精血固藏者，乃井泉生動之性，而涕洟往而不反者，諸水下流之失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

傳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朱子曰：井是那撥不動底物，事所以改邑不变為德，下体本乾上体本坤，初五剛柔相易而成井。坤為邑，變坤為坎，改邑也。坎水為井，五以剛居中而不變，是不改井也。邑居其所而能聚，可改而就井，井居其所而有常，不可改而就邑。汲之而

不竭故无所喪，不汲之而不盈，故无所得。剝往來五柔來居初，往者得水而上來者求水於下，往來皆井，其井則无飢渴之害矣。故曰往來井井。

沈許訖反

彌音橘

羸悲律反

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傳汔幾也，繙梗也。井以濟用為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繙於井同也。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

五穀不熟，不如萁稗。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毀敗也。**本義**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為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

井其井也。汔幾也。繙繙也。羸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也。其占為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宋子曰汔至作一句亦
意謂幾至而止如綆未及井而瓶敗言功不成也
○建安丘氏曰改邑不改井不改井之用也
○厚齋馮氏曰繙關西謂
汔此二句言汲井未及於用也
○厚齋馮氏曰繙關西謂
也此二句言汲井未及於用也
○厚齋馮氏曰繙關西謂
不取汲水索瓶汲器以從事○厚齋馮氏曰繙關西謂
疑古以木為瓶從正則又瓦為之者此象巽木无
疑○雲峯胡氏曰澤无水為困命也澤雖无巽木而
井則有水性也知困之義則知安命也知井之義則
知若也改邑不改井之書而三句之明且切者莫困井二
者言改邑不改井之書而三句之明且切者莫困井二
得往來井井不改井之性動亦定也汔至三句為汲
而羸其瓶人之於性知之
行有未盡者其猶是乎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時掌反

本義 以卦象釋卦名義隆山李氏曰坎三爻二陰

居內陷二卦之中泉象也以外為險陷井象也一陽
中巽水而上亦猶鑿木為机後重前輕挈水在坎水
者蓋汲井之象也井之及為烹飲溉灌日用何既
乎故曰巽乎水而上
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傳 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於物不

有窮已一作无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

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交剛中之德其常

乃如是卦之才與義合也建安丘氏曰剛中五也

也 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 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不可改○林氏栗曰井者君子之德井不可改以其到中者也○雲峯胡氏曰惟井之不改故不以往而喪不以來而得而往者來者自井其井彖傳但言其躰而用已該矣

傳 雖使幾至既未為用亦與未繙井同井以濟用為功水出乃為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上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為用矣是以凶也 本義 以卦躰釋卦辭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不復出剛中以二五而言未有功而敗其瓶是以凶也 亦未繙井猶未可以得水故未有功

也既不得水併與其瓶而羸之則汲之用廢矣是以凶也○嵩山晁氏曰或謂彖主三陽言五井例寒泉食是陽剝居得中正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三井滌不食是水未見於用未有功也二甕敝漏是既不得水併其瓶而凶者也 上如字又時掌友 勞力報反 相息曉反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傳 木承水而上之 來 一作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

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也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 本義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

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 朱子曰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為木是汲器則前面却有瓶瓶自是瓦器此不可曉想只是說水之津

潤土行至那木之杪這便是井水土行之象○草
木之生津潤皆土行有至樹末便是木上之水
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高蒲葉每晨葉上尾皆有
水如珠顆雖藏之密室亦預曰木上露水也問如
井之義與木上水底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井
之此水本在井底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
如此○水問程子水桶之說是否曰不然木上有
是木穿水程子說不相合也○臨川吳氏曰井之
與羸其類之說不相合也○臨川吳氏曰井之
人所及者衆君子觀其象教民以相養之道勞者
閔其勞而休息之也○建安丘氏曰無君子
者使之各功勉以相助也○建安丘氏曰無君子
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雲峯胡氏曰井以
古者井田之制或取諸此○雲峯胡氏曰井以
性然則勞民功相所以養人之性也而以君養民
使民自養又有井田之義焉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傳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為義六以陰柔居下上

時

无應援无上水之象不能濟物乃井之不可食也
井之不可一_字无食以泥汙也在井之下有泥之象
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无水則舍置不用矣井
水之上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
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蓋无以濟
物也井本濟人之物六以陰居下无上水之象故
為不食井之不食以泥也猶人當濟物之時而才
弱无援不能及物為所舍也**本義**井以陽剛為泉
上出為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為此象蓋不泉而泥
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也臨川吳氏曰井
柔為土初六陰柔在水之下故為泥○雲峯胡氏
曰井以上出為功初在井下泥而不為人所食矣

井以汲而日新泥不可汲而為旧井而禽亦莫之
顧矣○進齋徐氏曰人用品汚下不能強於為善无
用於世為人所棄觀於
此爻可以知所當勉矣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傳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人所不
食也人不食則水不上无以及禽鳥禽鳥亦不至
矣見其不能濟物為時所舍置不用也若能及禽
鳥是亦有所濟也舍上声與乾之時舍音不同困

義言為時所棄

射食亦反 謝音附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固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傳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
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
應上則得權勢躰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
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為革之先又
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
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
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
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以二躰柔而處當位躰

柔則其進緩當位則其處固變革者事之大故有此戒二得中而應剛未至失於柔也聖人因其有可戒之疑而明其義耳使賢才不失可為之時也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是可革矣然必已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

戒占者猶未可遽變也雲峯胡氏曰一爻為一日

有德矣初无應二有應矣柔順中正而文明又有德矣有德有德有德有德而應可革之時也而必已日乃

謹重之意可見卦曰其所革已日乃革之而後孚耳臣待君

君之造始而後代終故已日乃革之而後孚耳臣待君

彖言已日乃孚交言已日乃革惟孚故能革也

至氏曰二五雖有澤火之異同處厥中陰陽相應

不憂咎也

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臨川吳氏曰與謂應无

出者○進齋徐氏曰在井而射射在甕而敝漏皆

无與之故也嘗謂人才生世自非果於暴棄其為

下流之歸者皆可與為善苟陽剛之稟資質之美

者皆可以進德良由上无應與而為之誘掖汲引

者故上達之難下達之易也

九二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傳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也在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為用居下未得其用也陽之性上又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為未得其用則如

收

井之潔治清潔而不見食為心之惻怛也。三居井之時，剗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清潔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主，則當用之而得其效，賢才見用則已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也。**本義**：潔不停汙也。井，潔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為時用，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九三可用，汲以理，央不是說汲井。○若非王明，則无以救拾人才。○中溪張氏曰：九三以陽剗之才而居一井之半，則泥者去，注者深。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傳：井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知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為憂惻也。既以不得行為惻，則豈免有求也？故求王明而受福，志切於行也。**本義**：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為惻也。誠齋楊氏曰：可食者，泉也。不食者，人皆以為惻也。

此潔治之井，泉可食矣。泉可食而人莫之食，非惟使我心惻也。而行者過之，亦為之惻。然三有甘潔之泉，苟上遇王者，皆被其井食之功。猶天下有陽剗之才，而王明則美泉見食，而遇王者之明，則賢才見用。而天下並受其利，澤之福也。○雲峯胡氏曰：初六井泥而不食，可也。九三井渫，可食矣。而不食，何哉？為我心惻者，非我也。自惻也。行道之人，為我而心惻，此水可用，汲而飲之，非五物而上下並受其福矣。

之非為井則也為有才德之君子不見用于上者則也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无善及則如无井有賢者无明王則如无賢仲尼曰王明不與天下孰能宗予然則九三之則也井云乎哉君子云乎哉故微明揚之堯帝則大舜雷澤之漢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傳說巖野之胥靡堯側旧反

六四井甃无咎

傳四雖陰柔而處正上承九五之君才不足以廣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故能脩治則得无咎甃砌累也謂脩治也四雖才弱不能廣濟物之功脩治其事不至於廢可也若不能脩治廢其養人之功則失井之道其咎大矣居高位而得剛陽中正之君但能處正承上不廢其事亦可以免咎也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能脩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為井甃而占則无咎占者能自脩治則雖无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中溪曰井甃者甃而脩之也井而甃矣則旧井完而新之俾勿壞然六四才柔雖未能施其井養之用而近承九五井列之主苟能甃而治之脩而潔之則將有汲引上出之功而无汚濁不食之咎矣○雲峯胡氏曰初才柔有井泥象三之渫七初之泥也二日柔有井谷象四之甃七二之谷也渫與甃其皆日新之功乎日新而不已寒泉之來不穷矣

傳甃者脩治於井也雖不能大有濟物之功亦作一其

若能脩治亦有不廢也故无咎僅能免咎而已若在剛陽自不至如是如是則可咎矣平菴項氏曰泥與甃皆陰

也初六不正在下故不能自脩而為泥六四正而
在上故能自脩而為泥六四正而
在內卦誠井內功以故為其脩井之象○
其內卦誠井內功以故為其脩井之象○
子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傳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盡美井
冽寒泉食也冽謂其潔也井泉以寒為美其潔之
寒泉可為人食也於井道為至善也然而不言吉
者井以上出為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
而後言元吉**本義**冽潔也陽剛中正功及於物故
為此象占者有其德則契其象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靜而虛泉者陽之用也故動而實○
水始達曰泉坎水之正性則寒坎北方也○
毛氏曰三與五皆泉之正性則寒坎北方也○
泉也故曰三與五皆泉之正性則寒坎北方也○
峯胡氏曰井不食五出乎瓮已汲之泉也故曰食
所謂井養而不窮者正在此已汲二漏已脩井道全矣
潔也三之潔潔者正在此已汲二漏已脩井道全矣
者何哉五在潔也三之潔潔者正在此已汲二漏已脩井道全矣
食與不食命也○
人事言寒言泉也○
理命也兩得之斯為至矣○
為泉者水固天之非一陽溢於瓮上也井欲益而
及下射谷而一非一陽溢於瓮上也井欲益而
盈德與器之辨也

傳寒泉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
為至善之義

之德已盡矣井至九五雖未能收上出之功而
寒泉之食則異乎井泥之食則入
坎中之泉列而且寒則人
亦將出而吐之况食之乎
收詩救反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傳井以上出為用告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

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無窮井之施廣矣大

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

夫一作人躰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他卦

之終為極為變唯井與鼎終乃為成功是以吉也

建安丘氏曰上六有井口之象收者汲器之出也

幕者覆井之具已勿者禁止之也井以上出為功

編至於收而井養之用成矣聖人之心以博施濟

衆為公而不以井養之利為私故勿幕焉夫惟收

而勿幕然後天下信其心之公而有孚故獲大善

之吉苟收繙之後復幕其井則非元吉在上井道

之大成矣蓋內卦井道之小成外卦井道之大成

也**本義**收汲取也鼎氏云收鹿盧收繙者也亦通

幕蔽覆也有孚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井以上出

為功而坎口不檢故上六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

然占者應之必有孚乃元吉也雲峯胡氏曰六爻

之象元吉之占何哉他卦之終為極為變唯井與

鼎終乃成功乎定則訓為信本義曰有孚謂出有

源而不窮也蓋其出有源井之體也其應不窮井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傳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井以上

為成功歷峯胡氏曰象始末揭下上二字見井之

不在下初井泥為時所棄下也

傳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已日然後人心信從。元亨利貞，悔亡，弊壞而後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而利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故之義，无變動之悔，乃悔亡也。革而无甚益，猶有一有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本義**：革，變革也。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决則火滅，中必二女合為一卦，而必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為革也。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又以其内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說之氣，故其占為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比富，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

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牙子曰：鄭東

炳亦解得好，初爻為炳，底二爻為炳，眼三四五爻是炳，象看但象不傳了，鄭東卦中要看得親切，須是鼎象，看為炳，小過為飛鳥，亦其義理，其他更有好處，亦有杜撰處。○合沙鄭氏曰：革有鼎，革生為熱之象，故受之。○以品者，以鼓鑄成鼎也。○沙隨程氏曰：澤火不祖，通則既相，則乃孚言不信，於其常時而巳。○信于己，幸之曰巳。○與成難，與慮始，革之道，所以與君常難與通也。○變可與成，難與慮始，革之道，所以與君常難與通也。○理也。○變可與成，難與慮始，革之道，所以與君常難與通也。○可與成，難與慮始，革之道，所以與君常難與通也。○慮始，革之道，所以與君常難與通也。○約義，理而非常，妄革，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决則火滅，中必二女合為一卦，而必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為革也。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又以其内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說之氣，故其占為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比富，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

曰革

傳澤火相滅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為革息為止
 息又為生息物止而後有生故為生義革之相息
 謂止息也程子曰一事生中无間斷碩果不食則便
 為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暑相推而歲成焉本義以卦象釋卦名
 義大略與睽相似然以相違而為睽相息而為革
 也息滅息也又為生息之義滅息而後生息也咸
 革二女志不相得而睽不同行有口否宋子曰意
 則一也但有陰韻而叶之耳臨川王氏曰澤火非
 如次離有陰陽相逮之道其相遇則相息而已其
 相息也唯勝者則革其不勝者爾陰山李氏曰

澤火相息必有一勝兌非北方之正水少陰之氣
 不能以敵南方之正火兌之此火能革澤水也故有溫泉
 之而離火從下燠之此火能革澤水也故有溫泉
 而無寒火又曰睽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革
 彖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革之事故至
 之意故止於睽不相得則不免有相克之
 於革○雲峯胡氏曰卦以相違為睽相革為息而
 既濟水在火上不相息者何也坎之水上而火動水也
 火不能息之澤水止水也止水在上一吸一盪而謂
 故息滅息之中有生息者存猶人一吸一盪而謂
 之一息亦有止而復生之義也

已身乃孚革而信之

傳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
 者於改為之際當詳告申令至於已日使人信之
 人心不信雖強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
 以為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

者未之有也

說音悅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當去聲

傳以卦才言革之道也。離為文明，兌為說。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唯革之至當，則新舊之悔皆亡也。**本義**以卦德釋卦辭。白雲郭氏曰：明故見於已，革之後，有齋補氏曰：變革之難，非內明而外說不可也。內則見理必盡，外說則无拂於人情。○雲峯胡氏曰：彖未有言悔，必當字即是貞字。一有悔也，必革而當其悔，乃必當字即是貞字。一有

不貞則存，存則不亡。不亡則通，通者不當者也。不當則不見革之意，可知矣。○揚氏曰：革而當其悔，乃以聖人慎之則其民之不孚，迨夫遷者一定，民情安然，无所疑慮。其悔乃以便其革，而不當則民情安然，无所疑所。陌之取封建，而即縣之取鄉，遂而兵農之安能免其听謂悔與。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

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傳推革之道，極乎天地變易，時運終始也。天地陰陽推遷，改易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宜。革而後四時成也。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

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道

變改世故事一作遷易革之至大也故贊之曰革之

時大矣哉本義極言而贊其大也朱子曰革是更

須盡番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

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救弊逐新補葺如錮

露家事相似若更革則須徹底從新鑄造一番

非止補直鑄漏而已湯武順天應人非也

言順天應人後來盡說順天應人非也

人革就革命上說言順天應人心也

革春而為商武商而為周天命係焉

夏而為天地造密運替移革春而為夏

為冬陰陽代謝而四時以成况古往今來世代更

變則順天應人而為商而為周非湯武強為之也

聖人不能先時而當其可謂時故彖辭贊之曰

命下應人心革而當其可謂時故彖辭贊之曰

革言之兌亦言之兌悅也順天應人心悅道也

革重事也而必以道行之其義大矣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傳水火相息為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

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

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

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本義四時之

變革之大者朱子曰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

火此是澤中有火陰盛陽衰火盛則水能滅火此只是

歷元定却不因不改而然歷豈是那年年改革底
 物治歷明時非謂歷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
 箇治歷明時底道理○澤中有火自與治歷明時
 不甚相干聖人取象處只是依稀地說不曾確定
 指殺只是見得這此意思便說○楊氏曰相生相
 剋者五行之自然水上火下相剋之義也澤中有
 火則相息必矣然不有剋何以相生不有革何以
 相因君子觀革之象知天地之變革也如此於歷
 數以推之即時氣以明之則千歲之變革也如此
 致者此大者也○曆謂日月五緯之變革也○臨
 革之至大者惟日月而後可定四時故治曆所以
 秋冬之代序惟日月而後可定四時故治曆所以
 明時也○曆謂日月五緯之變革也○臨
 交以相克為革不相克何以相生善治曆當能明
 之○西溪李代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
 之革分至者一歲之革曆元者无窮之革

初九鞶用黃正之革

傳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

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
 則无審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无時
 无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躡勢之重以
 才則離躡而陽也離性上而剝躡健皆速於動也
 其才如此有為則凶咎至矣蓋剝不中而躡躁所
 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固而无妄動則可
 也鞶局束也革所以包束黃中色牛順物鞶用黃
 牛之革謂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不云吉凶
 何也曰妄動則有凶咎以中順自固則不革而已
 安得便有吉凶乎

本義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為故為此象鞶

象曰鞅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傳以初九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為故當以中順自

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
 不同也其占為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為聖人
 之於變革其謹如此中溪張氏曰鞅有拘束之義
 黃牛象初剛在外為革蓋初處變革之時上無應援豈宜
 非可革但當用此中順之道固執而堅守之如用黃
 牛之革馬而不可妄動以有為也○雲峯胡氏曰
 革取卦名而義不同猶嗑而取市合之義也易
 道尚變故賁之爻有不賁者存損之文有不損者
 在而革亦不專言革也及其義為黃牛之革六柔順而
 固中之戒其輕也遯六二軌用黃牛之革初九鞅用黃
 革離性上而剛不中固順之道所不足也下無位
 上無應不可有為惟可固守中順之道而已

也

傳二雖剛陽之才而居下上無應而比於初不出

而下之象也井之道土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
 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
 井土出則養人而濟物一作上出而今乃下就汚
 泥注於鮒而已鮒或以為蝦或以為蟞井泥中微
 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於鮒也甕敝漏如甕
 之破漏也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無應
 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無濟用之功如水之在
 甕本可為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為用也井之初二
 无功而不言悔吝何也曰失則有悔過則為咎無
 應援而不能成用非悔咎乎居二比初豈非過乎

曰處中非過也不能上由无援非以比初也本義

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

上行故其象如此朱子曰射中多有之○進齋徐氏

曰井谷者井傍穴也射下注也射中上无應與下微物蛙蠃

謂初出而注有井谷射射之象又為泉實可及

而有雍蔽漏之象○雲峯胡氏曰井以出為功

二无應而下既於初以井言如井傍穴出之水僅

能射射以汲井言如蔽甕不足以上傍穴出之水僅

下○中溪張氏曰泉言贏其瓶即此之甕蔽漏也

巽體覆盂亦有甕蔽漏之象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傳井以上出為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在下而上无應援是以下比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傳已日而革之征則吉而无咎者行則有嘉慶也

謂可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處而不行是无

救弊濟世之心失時而有咎也進齋徐氏曰六二

五其才文明其體柔順其位中正備此三者處革

之至善者也然猶已日而後革者示不輕變也故

以之征行則吉而无咎而有可加之功也凡卦中

言加者皆二與五應如隨之孚于加遜之加遜是也

九二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傳九三以剝陽為下之上又居離之上而不得中

躁動於革者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則有

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為也在乎守

嘉下同

貞正而懷危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不疑革言猶
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于三而
皆合則可信也言重慎之至能如是則必得至當
乃有孚也已可信而衆所信也如此則可以革矣
在革之時居下之上事之有一作當革若畏懼而不
為則失時為害唯當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剛明審
稽公論至于三就復一作而後革之則无過矣本義
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占有征
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三就則
亦有孚而可革也宋子曰革言三就言三番結裏
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于三
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廬川毛氏曰

火居澤下能无危乎往則凶而居則危本爻適當
其會也建安丘氏曰革之征一也而二征吉三
征凶者蓋以六居二其才順而位中及時而革
而當者也故以征則吉以九居三其才剛而位偏
過時而革之不當者也故以征則凶革雖同而
時位異也雲峯胡氏曰革貴乎中初九不
中故勉以鞅用黄牛之革九三過乎中故戒以
凶貞厲以其過剛也故恐其征而不可已則凶以
不中也又恐其一剛於貞固而失變革之義則
必革之言至三就審之屢則有孚而可革矣况為
口有言象弟三爻有三就象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傳稽之衆論至於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
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已之私意
所欲為也必得其宜矣本義言已審進齋徐氏曰
乃革之三則有孚而變革之事成矣凡事詳審至
再至三則止矣革至於就又何往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傳九四革之盛也陽剝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無繫一有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剝柔相際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凶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為也謂革之也既事當而弊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言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唯其處柔也故剝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

吉

之人也易之取義无常也隨時而已本義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明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節齋蔡氏曰革則有悔亡亡革可改前之命今湯武革命是也○雲峯胡氏曰三剝居剝故征凶三四剝柔不偏故悔亡然必有孚則有改命之吉下三爻則故革故而為新故有謹重不輕改之意上三爻則故者已革而為新矣故不後可疑也爻在離火則曰疑命已革而後改而為秋孚乃吉甚矣天下有其時不可輕改也其既改命矣必有見自三至五皆言有事不可輕改也其既改命矣必有後改淺深之序也未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而有孚積孚之素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傳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

矣一作也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為本不當不孚則不

信當而不信猶不可行也况不當乎中溪張氏曰

革者當矣彖所謂革而當其悔乃止是也故乾九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而有孚

傳九五以陽剝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

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

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龍虎大人

之象也變者事物之變曰虎何也曰大人變之乃

大人之變也以大人中正之道一作德變革之炳然

昭著不待占决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天下象

大人之革不待占决知其至當而信之也朱子曰

伊川言所過變化事理炳著所謂新經歷處

也本義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毳也在大人

則自新新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

中正為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

亦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

耳或問大人虎變是就事上變君子豹變是就身

箇事却不只是空殼子做得文王其命維新也是

他自新後如此堯克明俊德然後黎民於變大人

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補只是這箇裏破補這

一此如世人此小功只是補底只是銅露聖人直是渾淪都
 換過了如鑄過○漢上朱氏曰○兌為虎虎與天聖人却是渾
 淪鑄過也○漢上朱氏曰○兌為虎虎與天聖人却是渾淪
 未著也○漢上朱氏曰○兌為虎虎與天聖人却是渾淪
 龍革九五變則其文炳然○雲峯胡氏曰乾九文飛
 改言交革道愈進而愈成也虎交謂希革而毛好卦
 蓋仲夏毛希而革易秋故有此象此所謂交即孟子所
 謂存神過化與天地同流而非區也小補之事也
 未占存神過化與天地同流而非區也小補之事也
 義亦然蓋革重事也占當在未革而先孚信之本
 未占之先則其浮也占當在未革而先孚信之本
 室家已相慶於來燕之先矣必如成湯未革夏命而
 事未易率也如此則九五象占雖若美之曰龍革而
 中實含戒之意○蘭氏廷瑞曰乾之飛則曰龍革而
 之交則曰虎要之意○蘭氏廷瑞曰乾之飛則曰龍革而
 下唯德之見故曰龍湯武之征伐則克舜之揖遜天
 曰虎○雙湖胡氏曰文王卦辭於象比發筮義同公
 又於此爻發占義不但可見易為卜筮作又義同公
 見聖人於君師交革等事謹重不敢輕如此

若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傳事理明著其虎文之炳煥明盛也天下有不孚

乎張子曰虎交文章大故炳豹交文章小故炳者如火日之光明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傳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從

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彬也小人昏愚難遷者

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龍虎大

人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皆可

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為君

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

有苗有象其來格烝乂蓋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為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為己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隨復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居貞非為六戒乎曰為革終言也莫不在其中矣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一無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无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

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矣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本義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則吉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故占者

如之王氏相脚曰豹虎之小者文次于虎均為能變特其文有炳蔚不同虎文疎而著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五與上革道成矣故皆言交九居五者皆陽也大人虎交之象六居上者皆陰

終矣君子豹交之象臨川吳氏曰處革之極革道
 君復何求哉靜守可也而征行則凶矣
 二三四五皆象豹上則從虎兌悅見於上
 則有上下以皆德則有正和今既无不革矣此時豈
 未可復有往哉惟居貞不動則吉革非得已之象初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以從順

君也

傳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也中人以
 上莫不變革雖唯一作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
 惡革易其外以順從君上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
 革道成矣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往而論

之則凶矣節齋蔡氏曰蔚者隱然有文之謂柔暗
 意上三爻則革而善蓋事有新故革者交故而新
 也下二爻則變而為新事矣故漸好朱子曰然
 上三爻則變而為新事矣故漸好朱子曰然
 寔安立氏曰革之彖曰日乃孚又曰革而當其
 悔乃以孚謂信於人當謂合乎天理此革之道
 也在革六爻初未可革故曰鞶用黃牛之革而象
 言其不可有為二二之特可革矣故曰黃牛之革而
 象稱其行有嘉二二之特可革矣故曰黃牛之革而
 三說有孚而象以又何之釋之此革三爻之序也
 至六四則因下卦革之未善者而更改之故曰有
 孚改命吉改則輕於革矣五言大人虎交上言君
 子豹交則論從革之微變者革之成人虎交上言君
 矣中溪張氏曰象言已日乃孚革而成改又不足論
 之三四五皆曰有孚則知變革之道非有入信之
 孚信不可為也下卦三爻皆言革上卦三爻或言之
 改或言變蓋變乃革之成而改猶未也

易經大全十三卷終

周會魁校正易經大全卷之十四

三三 巽下 離上

傳鼎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之為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為卦上離下巽所以為鼎則取其象焉取其義焉取其象者有二以全體言之則下植為足中實為腹受物在中之象對峙于上者耳也橫亘乎上者鉉也鼎之象也以上下二體言之則中虛在上下有足以承之亦亦一鼎之象也取其

義則木從火也巽入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為然
 之象火之用唯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為
 鼎以木巽火亨飪之象也制器取其一作象也乃
 象器以為卦乎曰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眾人
 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眾人
 之不能知象也故設卦卦字无以示之卦器之先後
 不害於義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乃人為也曰固
 人為也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則可用此非
 人為自然也在井亦然器雖在卦先而所取者乃
 卦之象卦復用器以為義也朱子曰鄭少梅說易
分明是鼎之象獨井鼎以器者道器一也山邱氏曰聖人名卦必以道

道也○雙湖胡氏曰易六十四卦取象凡三順井
 鼎是也順則象在卦先井鼎則制器必在卦後卦
 伏義所作凡天下之器寧有先於卦者乎鼎以形
 言則足腹耳鉉已具以質言則乾兌皆金巽亦兌
 雞乾之實而伏坤牛兌羊離火兌水以致烹飪之
 鼎之實而伏坤牛兌羊離火兌水以致烹飪之
 需者飲食飲食所尚矣後世制器尚易之象而伏
 包義有取于鼎也尚矣後世制器尚易之象而伏
 義畫井鼎之器矣已

鼎元吉亨

傳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止當云
 元亨文羨吉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
 彖復止云元亨其羨明矣本義鼎烹飪之器為卦
 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有

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為鼎，下巽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卦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故其占曰：元亨，吉，衍文也。（虞翻曰：胡氏曰：卦辭元亨，大有與四大有，以一陰有五陽，而為大，亨，升，所可同，日語也。若常人占，得二卦，隨其高下，亦有元亨，身之義。○

（雲峯胡氏曰：大有與鼎，卦名，下直，言元亨，身之義。○

（卦才言之，文王之初，意謂大，有六五，虛中，在上而能，有衆陽之大，所以大，相為用，可以養人，亨亦大矣。

彖曰：鼎象也。

傳：卦之為鼎，取鼎之象也。鼎之為器，法卦之象也。

一作法象之器也。有象而後有器，卦復用器而為義也。鼎大器也，重寶也。故其制作形模，法象尤嚴。鼎之名正也。古人訓方，方實正也。以形言，則耳對植於上，足分峙於下，周圓內外，高卑厚薄，莫不有法。而至正至正，然後成安重之象。故鼎者，法象之器。卦之為鼎，以其象也。（縉雲馮氏曰：六十四卦皆象，而鼎有法象也。○（鄒陽董氏曰：子夏傳云：初分趾也。而實腹也。中虛也。上剛鉉也。故曰：鼎象也。

亨，普，庚反。鉉，入甚反。

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傳以二體言鼎之用也。以木巽火，以木從火，所以亨飪也。鼎之為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聖人古之聖王，大言其廣。**本義**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因極其大而言之。享，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賢則饗餐牢禮當極其盛，故曰大亨。開卦取氏曰：巽乎水而上也。以木巽火者，非鼎也。鼎，烹飪之用也。○中溪張氏曰：鼎者，所以制器而取象也。以木巽火，巽入也。才入火然，則可以成烹飪之用。聖人制器，豈自為盛，故曰大享。○薛齋蔡氏曰：烹飪，止曰亨。養聖賢，豐二事而祭之，大者无出於上。帝賓客之重者，无過於聖賢。○震峯胡氏曰：利曰觀象也。即畫是象，此曰鼎象也。又於書之子器之象，亨帝養聖賢，鼎之用莫大於此矣。故極言之。

上時掌反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傳上既言鼎之用矣，復以卦才言人能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下體巽為巽順於理，離明而中虛於上，為耳目聰明之象。允離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以明居尊而得中道，應乎剛，能用剛陽之道也。五居中而又以柔而應剛，為得中道，其才如是，所以能元亨也。**本義**以卦象卦變卦體釋卦辭。西溪李氏曰：下五為鼎耳，故曰巽而耳目聰明。○中溪張氏曰：上體離也，離為日而兼耳言之者，蓋以六五為鼎耳。

而取也。五以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與睽同。然在鼎則巽
 二之剛，是以能大善而亨通也。○雲峯胡氏曰：巽
 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與睽同。然在鼎則巽
 象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
 象。在睽則離為目，而五為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
 故睽特曰：小事吉。此則元亨，雖其時之不同，亦其
 德之異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傳：木上有火，以木巽火也。烹飪之象，故為鼎。君子
 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
 其體安重，取其端正之象，則以正其位，謂正其所
 居之位。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
 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則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
 也。疑聚止之義，謂安重也。今世俗有疑然之語，以

以

命令而言耳，凡動為皆當安重也。

命，朱子曰：正位，疑

未安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伊川說得
 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疑。莊安重，一似伊川說得
 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董溪王氏曰：夫鼎之為
 器也，其形端正，其體安重。○董溪王氏曰：夫鼎之為
 比也，君子之視此象也，則疑然於此，而後烹飪之功見於
 焉。君子之視此象也，則疑然於此，而後烹飪之功見於
 正其命令，遂於此也。而疑焉，而正其位，而後烹飪之功見於
 則造化之功，亦於此也。而疑焉，而正其位，而後烹飪之功見於
 有疑命之象，凝聚也。此中庸曰：苟不疑，則道不疑。化
 焉。予亦曰：苟不疑，則道不疑。化
 不疑，則道不疑。化
 也者，亦豈非无用之器乎？君子之命，不疑則位

本義：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疑猶至道不

疑之疑，傳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

之木，上有火，猶井之木，上有水，非井鼎本形特象
 耳。草木皆具水火之氣，其生也，水氣升於上，水至
 於上，火至木，抄則為滋液象，井泉之上出也，其成也，火氣見
 於上，火至木，抄則為滋液象，井泉之上出也，其成也，火氣見

觀井象則當務民於下以豐其液觀鼎象則當恭
心於上以凝其氣存神以息天火所以凝壽命
上而其命必藏於木木盡則火亡矣正位象離
為聽政之位疑命象巽巽為命○東谷鄭氏曰革
以改命鼎以凝命知革而不知鼎則天下之亂滋
矣○建安丘氏曰革者變也聖人於革九四言改
命而受革以鼎象又以疑命言之蓋疑其已改
之命也以鼎繼革所以示變革之後當端重以守
之其旨微矣○雲峯胡氏曰釋者皆以命為命令
本義獨以為天命鼎之器正然後可疑其所受之
實君之位正然後可疑其所受之命正者端莊安
重之謂也出尺逐反如字否音婦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傳】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之
象也鼎覆則趾顛趾顛則覆其實矣非順道也然
有當顛之時謂傾出敗惡以致索取新則可也故

顛趾利在於出否否惡也四近君大臣之位初在
下之人而相應乃上求於下下從其上也能用
下之善下能輔上之為可以成事功乃善道如鼎
之顛趾有當顛之時未為悖理也得妾以其子无
咎六陰而卑故為妾謂得其人也若得良妾
則能輔助其主使无過咎也子主也以其子致其
主於无咎也六陰居下而卑巽從陽妾之象也以
六上應四為顛趾而發此義初六本无才德可取
故云得妾言得其人則如是也本義居鼎之下鼎
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其初鼎未有實
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為利矣得

妾而因得其子亦由是也此爻之象如此而其占
无咎蓋因敗以為功因賤以致貴也

據此爻是凡事須用與他翻轉了却利出否无咎

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蓋鼎顛趾本不好却因禍

非是故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反得利而其子得

妾是無緊要其重却在以子處顛趾利出否伊

川說是不得妾以其子无咎彼謂子為王公在喪之

稱者恐不然臨川吳氏曰否不善之物謂鼎中

其趾以傾出其穢惡初未實牲體正當洗濯之時顛

也○又湖胡氏曰初位之剛六爻之柔以初得六

得妾之象也交不正故稱妾下巽伏震長子之象

也主器有人无咎之道也○雲峯胡氏曰此文象

中取象顛趾非利出否則為利得妾未為重有子

象則可重矣陰柔在下於鼎為趾象於人則又為妾

因得妾而遂有得子之慶是利因賤以致貴也○西溪

事固自有偶如此者非可有心以致之也○西溪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

傳鼎覆而趾顛悖道也然非必為悖者蓋有傾出

否惡之時也

利出否以從貴也

傳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應於四

上從於貴者也本義鼎而顛趾悖道也而因可出

否以從貴則未為悖也從貴謂應四亦為取新之

意鼎安位則以顛覆而除惡故亦未為悖也○

季氏曰全體一鼎分上下體為二鼎上體之鼎有兩耳而无足故九四之鼎折足下體之鼎有足而无耳故九三之鼎耳革六爻皆取鼎象故曰鼎象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白雲郭氏曰從貴者否為賤而索新為貴也

傳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鼎之有實上出則為用二陽剛有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亨然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九二居中而應中不至失正已雖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仇對也陰陽相對之物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是有疾也二當以正自守使之不能來就己人能自守以正則不正不能以字有就之矣所以吉也**本義**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則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相陷於惡而為仇矣二能以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矣是以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進齋徐氏曰怨耦曰仇不善之匹也謂二五為我仇有疾也即就也初柔陰陽之匹而不能就二是我與井相似非以陽剛為實井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視之為疾皆陰惡之象也井二無象下比初六否二則有視之為疾皆陰惡之象也井二無能就之而吉不

傳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二能不暱於初而上從六五

之正應乃是慎所之也雷氏曰慎所之者物各有
猶往求之則至傾
覆而喪所有矣
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傳我仇有疾舉上文也我仇對已者謂初也初比
已而非正是有疾也既自守以正則彼不能即我
所以終无過尤也本義有實而不慎所往則為仇
所即而陷於惡矣

九二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
終吉

行下蓋反塞乘則反

傳鼎耳六五也為鼎之主三以陽居巽之上剛而
能巽其才足以濟務然與五非應而不同五中而
非正三正而非中不同也未得於君者也不得於
君則其道何由而行革變革為一作異也三與五
異而不合也其行塞不能亨也不合於君則不得
其任无以施其用膏甘美之物象祿位雉指五也
有文明之德故謂之雉三有才用而不得六五之
祿位是不得雉膏食之也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
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
物陰陽交暢則雨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
和合虧悔終吉二字无此謂不足之悔足一再有不終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者

傳始與鼎耳革異者失其相求之義也與五非應失求合之道也不中非同志之象也是以其行塞而不通然上明而下才終必和合故方雨而吉也進齋余氏曰君臣以義合志也鼎耳革其行塞進膏不食則於義乖矣故曰失其義也

九四鼎折定覆公餗其形渥凶

傳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叶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駁國

折之否反

餗送鹿反

形當作刑渥一作劉音屋

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蔽於所私德薄知小也蔡氏曰足初也餗鼎實也下應乎初初趾方顛故有折足之象是折則鼎覆而失其實矣○翻堂踐祗曰近君不中不正下亦以不中不正應之○心非離我所賴以立者換矣是鼎折足覆公餗也○公餗不可只作飲食看願敗天祿顛危宗社此正欺君罔上不實之明驗矣○建安立氏曰鼎本以烹飪而致用今乃至於折足而覆餗則享上帝養聖賢之具皆廢矣宜其凶也四處大臣之信以副

居柔下復應柔力小不能任重且所用非八无以
自輔卒至敗人天下國家之事而負君上之所托
亦何異乎鼎之折足而覆餗也

本義 晁氏曰形渥諸本作刑剝謂重刑也今從之

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

任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朱子曰刑剝班固

只是澆濕渾身○雲峯胡氏曰初顛趾而四應初故

有折足之象初未有鼎實故因顛趾而出否四已

有鼎實故折足則其形皆覆矣否舊據餗新也其

形渥諸家或以為其形般汗或以為為雷濡之象皆

未足以見四之凶如本義則大臣居上任重而信

用陰柔之小人必有重刑之凶聞者懼矣○湖

胡氏曰按邵氏聞見後錄云王弼注鼎刑渥作剝

以為雷濡之形也蓋獨不知古易形作刑渥作剝

音屋故新唐史元載贊用刑剝亦周禮劉誅云按

元載以罪誅贊云易稱鼎折足其刑剝司農云屋

秋官司烜氏軍旅修火禁却若劉誅鄭司農云屋

誅謂夷三族屋讀如其形剝之剝謂所殺不於市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傳 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則不誤

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已致身任道之志不

失所期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

得為信乎故曰信如何也**本義** 言失信也中溪張

其所信任之人果如何也

六五黃耳金鉉利貞

而適甸師氏者也○**中溪張氏**曰初之頭趾即

四之折足也初利而四凶何也曰初在鼎下未有

實之鼎也鼎中未有實則趾可領顛之所在以布出否

折之利四在鼎中已有實矣鼎既同故其吉凶亦異

也又顛與折異顛則舍舊而圖新折則鼎毀而用

廢矣折故凶也

傳六五以得中為善是以中為實德也五之所以聰明應剛為鼎之主得鼎之道皆由得中也

上九鼎非玉鉉大吉无不利

傳井與鼎以上出為用處終鼎功之成也在上鉉之象剛而温者王也九雖剛陽而居陰履柔不極剛而能温者也居成功之道唯善處而已剛柔宜動靜不過則為大吉无所不利矣在上為鉉雖居无位之地實當用也與他卦異矣井亦然本義上於象為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温故有玉鉉之象而其占為大吉无不利蓋有是德則如其占也

細雲馬氏曰易剝在上於鉉陽剝无應无所田如鼎實以養人者全在於鉉陽剝无應无所田如王不變於火故為全在於鉉陽剝无應无所田如也初在足實鼎在腹行耳在耳舉鼎之耳上鉉也承之舉厥功成矣西李氏曰玉和物也鉉至也貴和得玉鉉則陰陽和而五體之功成矣鉉取金上取玉鉉則陰陽和而五體之功成矣鉉故貴和雖取玉鉉則陰陽和而五體之功成矣鉉成鼎之功以玉為鉉也鉉象金剛物自六五之九柔上九以柔而視上九之剛則以有鉉象金剛物自六五之九柔上九以柔而居柔而剛則以有鉉象金剛物自六五之九柔上九以柔而井皆以剛下得功故彼之柔則以玉鉉占則大吉與无不利○胡氏曰易三象之卦上爻皆吉井有孚元吉○胡氏曰易三象之卦上爻皆吉井于入必致其戒如是夫利顛必利而後吉者豈在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傳剝而温乃有節也上居成功致用之地而剛柔

上出二字程全書作終字他本亦有終者

中節所以大吉无不利也井鼎皆以上出為成功而鼎不云元吉何也曰井之功用皆在上井又有

成德與井異以剛柔節故得大吉也

一能也而有金玉之別何受蓋金一於剛玉則剛而

上九也蓋五以柔中而受上之剛故取玉而金則剛而

亦以九剛柔節釋之也柔中而受上之剛故取玉而金則剛而

畫高而實貫耳之腹五畫耦而虛在腹二為頭趾三

四為腹故曰有實之腹五畫耦而虛在腹二為頭趾三

也上四亦曰足者以四應乎初而全四之象乎然初曰

當五而有鉉也五曰耳而三鉉亦曰耳者則以三五之

顛趾悖道也因可出否以從貴未悖幸之辭也
三有實而不慎所之則為仇所即而陷於惡戒之
之辭也三不知有六五之君則為失義四下應初
六之小人則為失信皆責之之辭唯五之中以為初
實上之剛柔節與之之辭也



傳震序卦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鼎者器

也震為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

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為主器之主序卦取其義

之大者為相繼之義震之為卦一陽生於二陰之

下動而上者也故為震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動

而奮發震驚之義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

長也故為長男其象則為雷其義則為動雷有震

說卦正義曰長子索求也乾坤為父母而求其子也得氣者為男得母氣者為女坤初求得乾氣為震故曰長男

出

奮之象動為驚懼之義

震亨

傳陽生於下而上進有亨之義又震為動為恐懼為有主震而奮發動而進懼而備有主而保大皆可以致亨故震則有亨山李氏曰震本坤體乾氣凝聚陽氣在內益結而不得出於下上二爻陰為雷震之初動物咸懼之而不知其震動之威乃所以震陰達陽而開其生育之門故曰震亨○臨川吳氏曰雷動而萬物發生者亨也人聞雷而恐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傳當震動之來則恐懼不敢自寧旋顧周慮毋

顧虩虩然也虩虩顧慮不安之貌虵虎謂之虩者以其周環顧慮不自寧也處震如是則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啞啞言笑和適之貌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喪息浪反卦內並同

傳言震動之大而處之之道動之大者莫若雷震為雷故以雷言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之遠人无不懼而自失雷聲所及百里也唯宗廟祭祀執匕鬯者則不致於喪失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匕鬯以載鼎實升之於俎鬯以灌地而一降神方其酌裸以求神薦牲而祈享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雷震

彖曰震亨

本義震有亨道不待言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傳震自有亨之一字無義非由卦才震來而能恐懼

自脩自慎則可反致福吉也笑言啞啞言自若也

一作啞啞由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則也有則

則安而不懼矣處震之道也本義恐致福恐懼以

致福也則法也董氏曰致福云者見君子常以危

忘敬也○西溪李氏曰有則謂君子所履出處語

默皆有常則不以

震驚百里駭遠而懼邇也

傳雷之震及於百里遠者驚邇者懼言其威遠大

也建安丘氏曰駭者卒然遇之而動乎外懼者場

也然畏之而變于中也驚遠懼邇甚言雷威之可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傳彖文脫不喪七鬯一句卦辭云不喪七鬯本謂

誠敬之至威懼不能使之自失彖以長子宜如是

因以字承上文用長子之義通解之謂其誠敬能

不喪七鬯則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也

長子如是而後可以守世祀承國家也本義程子

以為通也下脫不喪七鬯四字今從之出謂繼世

而主祭也或云出即鬯字之誤朱子曰震亨止不

傳云出可以為宗廟社稷又做一項看震便自是

亨震來虩虩不喪七鬯文王語也是解震亨了孔子

又自說長子事文王之語簡重精切孔子之言方

始條暢須折開看方得○齊揚氏曰震雷能驚

祭則一敬之外無餘念○祭之於外無餘物當是之

亦莫之及前臨猛虎後迫若莫之覺故震雷驚百里

謂也出者猶詩云明天子出矣即說卦帝出乎震之

若長子謂之謂也若舜之烈風雷雨弗迷可以出而

可出為祭主乎○隆山李氏曰序卦曰主器莫若

質而德望素著足以畏服斯人之宜作易者以乾

宗廟社稷而為祭祀之主豈不固宜作易者以乾

為人君之象震為太子之象廢幾其可見云○震

萃胡氏曰彖本義能恐懼則致福而不失其所主

之重盡之矣堯舜魏蕩蕩事業自兢兢業業致

可人須臾不可不知戒懼出而主宗廟社稷者其

存在薦反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傳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為洊雷雷重仍則威益

盛君子觀洊雷威震之象以恐懼自脩飭循省也

君子畏天之威則脩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

不唯雷震凡遇驚懼之事皆當如是建安丘氏曰

曰存雷雷天威也方其仍存而至聞之者莫不恐

畏而君子於恐懼之後必以脩省則變至而憂變已

而休猶無懼爾恐懼者憂其變之來初震象脩省

者思其變之脩省者恐懼之齋揚氏曰脩其身省其

脩省以斷之脩省者恐懼之齋揚氏曰脩其身省其

震而後有法則故能保其安吉而笑言啞啞也實氏曰思謂競競致福謂致笑言啞啞之福有則謂不以思懼而失其常度也

得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

團六二居中得正善處震者也而乘初九之剛九震之主震剛動而上奮孰能禦之厲猛也危也彼來既猛則已處危矣億度也貝所有之資也躋升也九陵陵之高也逐往追也以震來之厲度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則升至高以避之也九言其重岡陵之重高之至也九重之多也如九天九地也

勿逐七日得二之所貴者中正也遇震懼之來雖量勢巽避當守其中正无自失也億之必喪也故遠避以自守過則復其常矣是勿逐而自得也逐即物也以已即物失其守矣故戒勿逐遠自守處震之大方也如二者避當危懼而善處者也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不失其守雖一時不能禦其來然時過事已則復其常故云七日得本義六二乘初九之剛故當震之來而危厲也億字未詳又當喪其貨貝而升於九陵之上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故不求而自獲也此文占具象中但九陵七日之象則未詳耳梁子曰六二不甚可曉大既乘是喪了

避

貨貝又被人趕上高處去只當固守便好○神溪
 張氏曰初九震之主也以至柔當其鋒爻又且臨易
 能禦之者而六二乃以柔居而有喪又且臨易
 遠避之謂怯懦無所守矣然居中有得正苟有墮甑
 弗顧之達則當有去殊復還之喜故曰勿用追尋
 至七日而所喪之貝可得也○雲峯胡氏曰常人
 之情震驚則多喪失故喪其危○喪其危每言之二
 當初九動而方來其勢甚危大喪其具事之危也
 躋于九陵地之危也其危如此二中正自守不
 已即物始也喪而不自追其喪末也○有得亦其數
 窮而自得之也或曰互艮有陵象九即初九躋于
 九陵二進在初之上也七日得既濟六二占同皆
 於六二言之者自二至上又自而上而三七數三中
 正故始雖失而終復得之

象曰震來虜乘剛也

傳當震而乘剛是以彼厲而已危震剛之來其可

禦乎臨川吳氏曰柔乘初剛迫近雷威故危○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震六二皆言乘剛也惟困六三乘坎之中爻其

傳蘇蘇神氣緩散自失之狀三以陰居陽不正處

不正於平時且不能安况處震乎故其震懼而蘇

蘇然若因震懼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則可以无

過眚過也三行則至四正也動以就正為善故二

勿逐則自得二能行則无眚以不中一有正而處震

懼有眚可知本義蘇蘇緩散自失之狀以陰居陽

當震時而居不正是以如此占者若因懼而能行

以去其不正則可以无眚矣雲峯胡氏曰二當震

以勿逐三去初遠而勉之以行何也六二中正自

泥陷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傳其恐懼自失蘇蘇然由其所處不當故也不中不正其能安乎臨川吳氏曰所居之位不當故宜行而去之

九四震遂泥

傳九四居震動之時不中不正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滔滔於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奮者也故云遂泥滯溺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陰安能免於泥乎遂无反之意處震懼則莫能守也欲震動則莫能奮也震道亡矣豈復能光亨也
本義以剝處柔不中不正陷於二陰之間不能自震也遂者无反之意泥滯溺也雲峯胡氏曰初與震者然震之用在下四溺於陰柔之中故震之身與在初而不在四身者初之剝當止達泥者四之剝不能達也

傳陽者剝物震者動義以剝處動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剝正而陷於重陰以致遂泥豈能光也云

未光見陽剝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中溪張氏曰九四亦

震上之主爻以一陽陷于四陰之間不能自奮震遂泥矣雖則陽明亦未能光大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傳六五雖以陰居陽不當位為不正然以柔居剛又得中乃有中德者也不失中則不違於正矣所以中為貴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心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六二六五可見五之動上往則柔不可居動之極下來則犯剛是往來皆危也當君位為動之主隨宜應變在中而已故當億度无喪失其所有之事而已所有之事謂中德苟不失中雖有危終不至

於凶也億度謂圖慮求不失中也五所以危由非剛陽而无助若以剛陽有助為動之主則能亨矣往來皆危時則甚難一作但期於不失中則可自守以柔主動固不能致亨濟也本義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无所喪而能有事也占者不失其中則雖危无喪矣朱子曰六憂患死於安樂也○雲峯胡氏曰或曰二在初陽之上上陽之來甚急必至於喪其所有五在四陽之上四方溺於二陰之中或性或來而未定其來也猶緩故不特无喪而又且有事功五得中所以如也此○雙湖胡氏曰證以六二爻則五乘乎四往來正指四言蓋此爻實與二爻相似而相反二曰震來厲五曰震往來厲二曰億喪其五曰億无喪有勢故其爻厲而有喪五乘乎初初之來也五實即下卦

而復往以至遂泥則其震緩矣故其爻雖厲而無
喪所以不同○中溪張氏曰四之震往來厲不知
初震來厲之可畏而五之億無喪又異乎二之億
喪貝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傳往來皆厲行則有危也動皆有危唯在无喪其
事而已其事謂中也臨川吳氏曰上行下行皆危
无喪以无喪為大也故曰危行有事者在固守其
中柔中居剛為大中故能有守而億无所喪也與
六二之柔中居柔小而非常大者不同矣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

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傳索索消索不存之狀謂其志氣如是六以陰柔

居震動之極其驚懼之甚志氣殫索也矍矍不安

定貌志氣索索則視瞻徊徨以陰柔不中正之質

而處震動之極故征則凶也震之及身乃于其躬

也不于其躬謂未及身也鄰者近於身者也能震

懼於未及身之前則不至於極矣故得无咎苟未

至於極尚有可改之道震終當變柔不固守故有

畏一作鄰戒而能變之義聖人於震終示人知懼

能改之義為勸深矣婚媾所親也謂同動者有言

雲峯胡氏曰程傳曰中道本義謂中心蓋六陰柔處震懼之極中心有所未安故見於外者如此○震六爻以初四為震而四之震下牽二柔有互艮之體失其所為震矣而全震之時用者獨在乎初故物震來觀觀而初剛不可犯也故震來厲億皆為陽所震者則乘初剛不可犯也故震來厲億喪貝而三遠之則震往蘇蘇而聲漸緩矣五乘四則已无足畏故但震往蘇蘇而聲漸緩矣五乘四則索然无聲矣合二體觀之而重震之義明矣



傳艮序卦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无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也艮者止也不曰止者艮山之象有安重堅實之意非止義可盡也乾坤

之交二索而成艮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為艮也然則與畜止之義何異曰畜止者制畜之義力止之也艮止者安止之義止其所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傳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面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无我則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

箇人也又曰此段工夫全在良其皆上人多時行
其庭對此句說便不是了行其身其庭即是輕說過
良其皆既盡詩了則不當止之使都統一獲其身
矣良其皆是人萬物各止其所便此理也
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便此理也
有已也動此有入唯皆不動此有入唯皆不動
身唯皆不動此有入唯皆不動
入唯皆不動此有入唯皆不動
所當止者義理而已止在門關之中則行其庭象不見其
庭不知有人我理所當行而止也如是則止也
行可以無過矣文王彖震艮又自是例震來
三句亦只發明艮背之效驗唯本義為能發之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
失其時其道光明

傳良為止止之道唯其時行止靜靜不以時則動

妄也不失其時則順理而合義在物為理處物為
義動靜合理義不失其時也乃其道之光明也君
子所貴乎時仲尼行止久速是也良體篤實有光
明之義

本義此釋卦名艮之義則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時
故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良體篤實故又
有光明之義大畜於艮亦以光輝言之
行則行行固非止也然行而不失其理乃所以為止
也○問行固非止也然行而不失其理乃所以為止
謂泰字則愈見昏昧中定止則自然光明凡子所
然時止是義理之極行發是也○問止則止有兩義
得而掩蔽之故艮獨稱光明

得而掩蔽之故艮獨稱光明

艮其止止其所也

傳艮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
其所也止而不得其所則无可止之理夫子曰於
止知其所以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
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
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
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
所而已程子曰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也
止謂艮其所也各止其所父止於子子止於父
之謂艮其背也止於所不見也故君止於臣臣
止於君止其所也
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
○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而誅之各止其所也
所止而止之入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

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總見得這事重便
有這事出若各物各有其止萬物便各自不出來也
○明使萬物各欲於其無見若欲見於彼而止之
矣○艮其背而欲其止欲於其無見若欲見於彼而
施以應萬變而自見於彼者聖人各止其所也
而物之妍媸自見於彼者聖人各止其所也
行則行之時對使天下而順治亦非其所能也
程傳云聖人對使天下而順治亦非其所能也
上之各於其所而己此意却最解得分明則也
恐只當如此說艮其背之字或解背字或解背字
誤作止字或此說艮其背之字或解背字或解背字
可物知○艮背之用固在止其所然能止其所乃知
以至後事

傳以卦才言也上下二體以敵相應无相與之義
陰陽相應則情通而相與乃以其敵故不相與也

不相與則相背

與

一作

良其背止之義

同字也

上

下敵應不相與猶言各不相管只是各不相與其所

八純卦都不相與只是良卦是止在不自與內不

見已內是象兩人不見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

氏曰良之象兩相背而行兩不相見故其交為

上曰敵應不相與也○平菴頭氏曰卦象雖相敵

情自相與唯不相與則上下卦陰陽各正其性而無外求

之情故有不相與之義陽上而陰下一陽而統二

陰皆天下之定理

不可復加損也

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傳相背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能以能止能止則

无咎也本義此釋卦辭易背為止以明背即止也

背者止之所也以卦體言內外之卦陰陽敵應而

不相與也不相與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而无咎

矣是氏云良其止當依卦辭作背

息齋徐氏曰彖

卦辭良其背之義君子之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

其事也君止於仁臣止於其所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

上事下重物莫不各止其所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

言良其止也此後曰是陽敵應而無相與之義彖辭先

人無咎也以此見其庭背之效驗也○建安血氏曰良

其背者止也皆良其庭背之效驗也○建安血氏曰良

也背而止也皆良其庭背之效驗也○建安血氏曰良

而之當止也皆良其庭背之效驗也○建安血氏曰良

之義又曰為不知止其所者而止之也○建安血氏曰良

敬止又曰為不知止其所者而止之也○建安血氏曰良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傳上下皆山故為兼山此而并彼為兼謂重復也

復也重艮之象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

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

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又或過或不

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董氏曰兩雷兩相

往來之理惟兩山並立不相往來此止之象也

中溪張氏曰君子觀艮止之象如山之寂然不動

而周取越思故曰思不出其位則於止知其所以止

者對峙不相侵越之意大學言君仁臣教父慈子

孝與中庸言素富貴行富貴素貧賤行貧賤之類

皆其義也凡人所為所以易至於止而得所止也

能思也思則心有所悟知其所當止而得所止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亦兼山之義

傳六在最下趾之象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於動

之初也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以柔處下

當趾之時也行則失其正矣故止乃无咎陰柔患

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

未貞固則不失止一作之道也本義以陰柔居艮

初為艮趾之象占者如之則无咎而又以其陰柔

故又戒其利永貞也臨川吳氏曰初當下體之下

靜止於下而不行故无咎也凍水司馬氏曰君子

於其所止不可不謹擇也止於永貞利莫大焉雲峯胡氏曰事當止者當於其始而止之乃可无

啓止於始猶不能止於終而况不能止於始者乎
初六陰柔其始之不能終也故戒以利求貞欲
常久而貞固也其即上九之敦艮乎

象曰艮其趾未失止也

傳當止而行非正也止之於初故未至失正事止

於始則易而未至於失也臨川吳氏曰能止於下失其正也不止而行則失正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傳六二居中得正得止之道者也上无應援不獲

其君矣三居下之上成止之主主手止者也乃剷

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剷止於上非能降而下求二

雖有中正之德不能從也二之行止係乎所主非

得自由故為腓之象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而不

在腓也二既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則

必勉而隨之不能拯而唯隨也雖咎不在已然豈

其所欲言不聽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得行

其志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无隨在下位則有

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中溪張氏曰股

則腓止是動止之權不在腓也九二居下體之止

為艮之主二既不得以柔中之道而拯救九三過

剷之失而晉置隨之又豈其心之所欲哉故其心

不快也誠齋楊氏曰六二有艮其腓之象九三

居艮體之上則猶背也九三陽也六二陰也陽唱

則陰和今以六二之柔而欲止九三之剛以六二

之好色而欲止九三之大王好色王曰好貨而輒亦

况以九三而繼居六二之上六二力不能拯不快也

已而隨之。又豈其心之所快。然亦未肯退而聽其
上之輕動也。君子於艮之六二。可以察其退而哀
其心。本義六二居中得正。既止其腓矣。三為限則

腓所隨也。而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雖中正而體

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也。此爻占在

象中。下爻放此。或問以艮六二。不拯其隨。則

不拯而唯隨也。恐唯字未的當。若不拯而隨。則

如樂正子之於子。教冉求之於季氏也。當只言不

拯。其所謂隨。故其心不勉。而隨之。孔孟之於

言。不其所隨。故其心不勉。而隨之。孔孟之於

曰。皆得之。則去其腓。成其腓。二卦皆就人身。上

而皆動也。所以故其心不勉。而隨之。孔孟之於

亦動也。所以故其心不勉。而隨之。孔孟之於

而動也。所以故其心不勉。而隨之。孔孟之於

做而動也。所以故其心不勉。而隨之。孔孟之於

動然良主在剛。故其隨在二。三有中。正之德。宜止

宜二良主在剛。故其隨在二。三有中。正之德。宜止

而柔弱不能拯。故其隨在二。三有中。正之德。宜止

而柔弱不能拯。故其隨在二。三有中。正之德。宜止

而柔弱不能拯。故其隨在二。三有中。正之德。宜止

而柔弱不能拯。故其隨在二。三有中。正之德。宜止

而柔弱不能拯。故其隨在二。三有中。正之德。宜止

而柔弱不能拯。故其隨在二。三有中。正之德。宜止

而柔弱不能拯。故其隨在二。三有中。正之德。宜止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傳所以不拯之而唯隨者在上者未能下從也退

聽下從也本義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

雲峯胡氏曰二與三占皆在象中皆有一心字二

不能拯乎三故心不快三不肯下聽乎二故厲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董董

傳限分隔也謂上下之際三以剛居剛而不中為

寅列真版

台ネラ

成艮之主決止之極也已在下體之上而隔上下
 之限皆為止義故為艮其限是確乎止而不復能
 進退者也任人身如列其彙彙齊也上下之際也
 列絕其彙則上下不相從屬言止於下之堅也止
 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
 此則處世垂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
 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
 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其一作勢薰燥其中有一
 字也本義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也彙齊也止于
 腓則不進而已九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
 其限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彙更矣危厲

薰心不安之甚也灑川毛氏曰三處上下之間故
 疾上痞下結則危矣○鄭氏謂夾脊肉上下體之
 際虞翻謂束帶之處○黃馬融謂夾脊肉上下體之
 身有主而可立分列其彙則石體无以相屬心處
 中背處陰黃在背與心密相向列其彙則憂危之
 所安得不薰均及其心也○沙隨程氏曰限分上
 下黃列左右各止其所○資相待之意故危薰
 心○雪峯胡氏曰震所主而溺於下初九之象
 也九四雖亦震所主而溺於上九之象○中
 故三如初之吉艮所主而溺於上九之象○中
 九三雖亦艮所主而溺於上九之象○中
 列其彙之象故不動如者之心之吉二曰其中心不
 房薰心蓋象然不動如者之心之吉二曰其中心不
 感而遂通者之心之吉二曰其中心不
 三而遂通者之心之吉二曰其中心不
 以而遂通者之心之吉二曰其中心不
 隔絕是絕物者過剛確乎物者之何二曰其中心不
 心進齋徐氏曰艮也三柔交中唯見其危心不
 制故我心而曰快也薰心三何也蓋六二之柔為
 為柔者所陷故快也薰心三何也蓋六二之柔為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傳謂其固止不能進退危懼之慮常薰燥其中心也

雲峯胡氏曰：震上六中未得動之極而心亦未安也。不安，艮九三危薰心止之極而心亦未安。

六四：艮其身，无咎。

傳四大臣之位止天下之當止者也。以陰柔而不

遇剛陽之君，故不能止物。唯自止其身，則可无咎。

所以能无咎者，以止於正也。言止其身，无咎，則見

其不能止物，施於政則有咎矣。在上位而僅能善

其身，无取之甚也。曾齊許氏曰：六四以柔止之才，而後可以

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陽剛之才而後可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婚媾，震九應之則顛順。

獲吉至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諒皆可成功而有言不爾處則見凶處象蠱見吝矣。艮以能止為義。

本義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故為艮其身之象。而占

得无咎也。胡氏曰：自止其身使不妄動，不為物遷。

以言取象此近取諸身者也。艮四正當心位，不言

其言而止則知其心不可止而又安有妄動之區哉。此

雲峯胡氏曰：兼動九四言也。身往來以心之動言此不

美然。楊氏曰：六四居上，身自止則知其心之動言此不

屈也。伸屈在我而不在物。以六居四，屈而不伸，止

而不知出處之大義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傳不能為天下之止，能止於其身而已。豈足稱大

臣之位也百雲郭氏曰止諸躬者謂成已而已未能成物也

六五其輔言有序悔亡

傳五君位良之主也主天下之止者也而陰柔之才不足以當此義故止以在上取輔一有義言之之字无人之所當慎而止者唯言行也五在上故以輔言輔言之所由出也良於其一作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也言輕發而无序則有悔止之於輔則一作悔亡也有序中節有次序也輔與頰舌皆言所由出而輔在中良其輔謂止於中也**本義**六五當輔之處故其象如此而其占悔亡也悔謂以陰居陽

中溪張氏曰輔者頰輔也言之所由出也五以柔

車

居尊而得中發則為絲綸之言故與其言而中倫則若止其輔而不言非不言也言不妄出也言不妄出則秩秩德音自然有序而言其悔乃也故咸曰胡氏曰輔頰舌而夫子亦以滕口說為戒也○雲峯曰高故并見頰舌之兩傍骨皆後可得而見者咸言其也故悔亡○隆山李氏曰能止其言者必能止其所行二言者在下有跂趾以象其行在上有輔頰以象其言之義則一也

象曰其輔以中正也

傳五之所善者中也良其輔謂止於中也言以得中為正止之於輔使不失中乃得正也**本義**正字

羨文叫韻可見誠齋楊氏曰高宗三年不言一鳴而齊國震驚六五所以能良其輔而言有序者以其德之中正而已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上九敦艮吉

傳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之至
堅篤者也敦篤實也居止之極故不過而為敦人
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
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一字无九能敦厚於終止
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六爻之德唯此為吉本義以
陽剛居上之極敦厚於止者也
中溪張氏曰上九
篤實可謂敦厚於艮終者故六爻之中惟此獨
吉也六爻自初之趾至五之輔皆取象艮止體身
也止道之善僅止於無咎悔心而已獨上九為成
艮之主於當止之地而能止焉所謂止於至善者
聖人之辭異矣又曰艮者震之反也艮之三即震之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四震之用在下故震陽最下者獨吉若震四之用
則下連二陰為互艮者獨吉若艮三之陽則連上二
在上下故艮陽最上者獨吉若艮三之陽則連上二
陰為互震之體失其所以為艮矣○雲峯胡氏曰
成艮皆以身在取象成言人皆艮其腓亦言
亦言腓腓雖在前而後亦可見也成得兼艮之腓而
輔得兼艮之象可謂精矣坤上獨不言之象何也
復皆取坤土象為艮山乃坤土而隆其上者其厚
也彌固故其象為敦其占曰吉凡上爻除井鼎外
鮮有吉者唯艮之在上體者凡八而皆吉人可不
自厚哉厚於始可不厚於終哉

傳天下之事唯終守之為難能敦於止有終者也

上之吉以其能厚於終也
雲峯胡氏曰震以下一
爻為主九三在下卦之上而董不如在上卦之

一爻為主九三在下卦之上而董不如在上卦之

易經大全十四卷終

內卦之下亦有足之象又曰成艮皆以人身為象
但艮卦又差一連上二陰之時有互震之象
為止而義矣而其全艮之象用者獨在四陰上故
艮吉而止者五近其上艮以薰心也其言有序四
陽而止者五近其上艮以薰心也其言有序四遠之
亦艮其止者五近其上艮以薰心也其言有序四遠
隨初遠之則但艮其止者五近其上艮以薰心也其
而重艮之則但艮其止者五近其上艮以薰心也其
義可識矣

之者上之厚終也非特艮上九為然上九大有得
志大畜上九道大行上九志可順皆艮之厚終
慶損上九朱子曰艮卦是箇最好日新卦動靜不
者其道光明又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卦動靜不失
象也艮居外卦者八而皆吉唯象卦辛吉半凶如
賁之民所載也白賁無咎上九由嚚道大行也
輿不事王侯志可則也九何天之瞿道大行也
九損上九亦自復之九擊蒙不初志也艮卦教
厚終也亦自復之九擊蒙不初志也艮卦教
利卦交亦自復之九擊蒙不初志也艮卦教
成德中要靜復之九擊蒙不初志也艮卦教
是動一箇翻轉復之九擊蒙不初志也艮卦教
便上兩箇翻轉復之九擊蒙不初志也艮卦教
陰上兩箇翻轉復之九擊蒙不初志也艮卦教
下便在震動意思在物事便去處了只得止故曰
陷在窟裏相順底物事便去處了只得止故曰
其止附陰柔順底物事便去處了只得止故曰
立須附於陽在中則附麗之象在上則合二體現
媚之物在於上則有口之象所以艮其輔於五爻
頭之象中二陰有口之象所以艮其輔於五爻

周易魁校正易經大全卷之十五

巽上 艮下

傳漸序卦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漸者進也止必有進履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
亦進也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次艮也進以序為漸
今人以緩進為漸進以序不越次所以緩也為卦
上巽下艮山上有木木之高而因山其高而一有
因也其高有因乃其進有序也所以為漸也

漸女歸吉利貞

傳以卦才兼漸義而言也。乾坤之變為巽艮，巽艮重而為漸。在漸體而言，中二爻交也。由二爻之交，然後男女各得正位。初終二爻雖不當位，亦陽上陰下，得尊卑之正。男女各得其正，亦得位也。與歸妹正相對，女之歸能如是之正，則吉也。天下之事進必以一作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固當有序，不以其序漸作則陵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廉耻之道，女之從人最為大也。故以女歸為義，且男女萬事之先也。貞字有利諸卦多有利貞，而所施或不同。有涉不正之疑而為之戒者，有其事必貞，乃得其宜者。有言所以利者

以其有貞也。所謂涉不正之疑而為之戒者，損之九二是也。處陰居說，故戒以宜貞也。有其事必貞，乃得宜者。大畜是也。言所畜利於貞也。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者。漸是也。言女歸之所以吉利於如此。貞正也。蓋其固有非設戒也。漸之義宜能亨而不云亨者，蓋亨者通達之義，非漸進之義也。**本**義漸漸進也。為卦止於下而巽於上，為不遽進之義。有女歸之象焉。又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其占為女歸吉。而又戒以利貞也。中張氏曰：漸者進也。通人為歸，故曰女歸。以二體言，艮男下於巽女，亦為女歸之義。故聖人取女歸以明漸進之象。所以為吉。然女歸固以漸為吉，而其利尤在於得正也。以中四爻而觀，雖陽陽皆當位，而三四相此

其位剛得中也

傳上云進得位往有功也統言陰陽得位是以進而有功復云其位剛得中也所謂位者五以剛陽中正得尊位也諸爻之得正亦可謂之得位矣然未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
本義以卦體言謂九五也申溪張氏曰五居尊位剛而得中能如是乎

止而巽動不窮也

傳內艮止外巽順止為安靜之象巽為和順之義人之進也若以欲心之動則躁而不得其漸故有困窮在漸之義內止靜而外巽順故其進動不窮

象曰山上有木其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一作困窮也
本義以卦德言漸進之義東平劉氏曰夫物未至進而不上窮者動而不窮者惟漸為然止乎下而有巽以行之是以動而不窮也
申溪張氏曰艮止於內而巽以行之動而不窮也
傳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漸之義也君子觀漸之象以居賢善之德化美於風俗人之進於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陵節而遽至也在已且然教化之於人不以漸其能入手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
本義二者皆當以漸而進疑賢字衍或善下有脫字朱子曰山上漸高所以為漸
楊氏曰地中生木以時而升

初上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上有木者至微之物猶不可
 以不漸而况於居資德善俗乎
 而後至動而後精此揚子雲所
 謂始變久而後成此孔子
 所謂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
 去殺矣後成此孔子
 氏曰居德象民之止不漸豈能
 入不漸豈能入也蓋夫以潰决
 漸言不漸居資德何也蓋夫以
 為義漸以積累為義故也

傳漸諸爻皆取鴻象鴻之為物至有時而群有序
 不失其時序乃為漸也干水涓水鳥止於水之涓
 水至近也其進可謂漸矣行而以時乃所謂漸
 漸字無進不失漸得其宜矣六居初至下也陰之才
 至弱也而上無應援以此而進常情之所憂也君

子則深識遠照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所宜處之
 不疑小人幼子唯能見已然之事從眾人之所一有
 知非能燭理也故危懼而有言蓋不知在下所以
 有進也用柔所以不躁也無應所以能漸也於義
 自无咎也若漸之初而用剛急進則失漸之義不
 能進而有所咎必矣本義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干
 水涯也始進於下未得所安而上復无應故其象
 如此而其占則為小子厲雖有言而於義則无咎

中溪張氏曰漸之六爻皆以鴻取義鴻水鳥也
 也木落南翔水洋洋比徂其往來也取義鴻水鳥也
 有序漸之象也干者水之涓也鴻為水宿之物初
 在卑下有鴻漸于干之象也建安氏曰當漸之初
 始以水鳥而止于水涓其進不驟得漸之義矣○
 張子曰鴻漸之始出于干于干鴻鵠之志非小小所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量見其山陸爭欲危之且疑其所處之非君子信已而義无咎也○胡氏曰三至四互坎故初有水流之象艮少男故有小子象或曰鴻之飛長在前而後幼者惟恐失群故危之而號呼者則小子之幼者不若也

傳雖小子以為危厲在義理實无咎也

苦且反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衎衎

傳二居中得正上應於五進之安裕者也但居漸故進不速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所有象進之安自干之磐又漸進也二與九五之君以中正之

道相應其進之安固平易莫加焉故其飲食和樂衎衎然吉可知也本義磐大石也漸遠於水進於干而益安矣衎衎和樂意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故其象如此而占則吉也

雲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胡氏曰良為石故有磐象互坎有飲食象鴻食則呼象飲食衎衎和鳴二柔順而有應之象初始進於下未得所安二則自干進於磐未安者安矣初之時使小子厲有言危而傷也二飲食衎衎安且樂矣有九五之應也○中溪張氏曰凡禽鳥之食也而啄仰而四顧一或驚心則飛而去之今鴻漸而進由干而四顧於磐之上高而不危飲食衎衎何其吉也二與五為正應進居大臣之位猶鴻漸于磐也安然飲食有衎衎和樂之意其吉可知

傳爻辭以其進之安平故取飲食和樂為言夫子
恐後人之未喻又釋之云中正直君子遇中正之主
漸進于上將行其道以及天下所謂飲食衎衎謂
其得志和樂不謂空飽飲一食而已素空也本
義素飽如詩言素餐得之以道則不為徒飽而處
之安矣臨川吳氏曰待可進而進非徒飽於飲食
于磐石之上則安而高矣此六二漸進而居大
之也食君之祿又豈素食云乎亦欲置國家於
磐石之安納人非民和所食其祿孟子故傳說之志
在中與有商而非后則不食其祿孟子故傳說之志
治天下而食前方
夫則得志不為

九二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

御寇

傳平高曰陸平原也三在下卦之上進至於陸也
陽上進者也居漸之時志將漸進而上无應援當
守正以俟時安處平地則一无得漸之道若或不
能自守欲有所牽志有所就則失漸之道四陰在
上而密比陽所說也三陽在下而相親陰所從也
二爻相比而无應相比則相親而易合无應則无
適而相求故為之戒夫陽也夫謂三三若不守正
而與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復征行也復反也不復
謂不反顧義理婦謂四若以不正而合則雖孕而

不育蓋非其道也如是則凶也三之所利在於禦
寇非理一作而至於寇也守正以閑邪所謂禦寇
也不能禦寇則自失而凶矣進齋徐氏曰夫謂三
三四位皆不中相比而無應相此則相親而
無應則無四征也四下無應而奔三鄭氏曰
甲曰三上無應而相求四四下無應而奔三
而妄動故征則不可還四四失守而私交故三
敢育動故征則不可還四四失守而私交故三
吉者以三兩論巽女有歸艮男之象亦三卦
也卦以兩論巽女有歸艮男之象亦三卦
當相應之理者為正不當相應之象亦三
无歸二男之理也特相此而不得與咸例論其
始之意已可女歸不言取女而不得與咸例論
見於言外矣

本義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
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夫征則不復婦孕則不育凶

莫甚焉然以其過剛也故利禦寇朱子曰漸九三
不復婦孕不育却利禦寇朱子曰漸九三
曰不宜用兵利相戰底曰不宜術家朱子曰漸九三
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則要相合朱子曰漸九三
也○中溪張氏曰三處艮體之上猶鴻自于不
復者三悅于四之陰也其凶也事也朱子曰漸九三
三之陽合不以正也其凶也事也朱子曰漸九三
之吉故又以此發明為夫也朱子曰漸九三
也然以九三之剛而六之柔則夫者以女歸
禦寇之象九三倚能剛其剛而六之柔則夫者
象○進齋徐氏曰此交群不亂止則相保亦有利
唯利禦寇謂情好相比可齊患難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
利用御寇順相保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傳夫征不復則失漸之正從欲而失正離叛其群類為可醜也卦之諸爻皆无不善若獨失正是離其群類婦孕不由其道所以不育也所利在禦寇謂以順道相保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守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故曰禦寇朱子曰順須是上下同心協力相保聚方足以禦寇

傳當漸之時四以陰柔進據剛陽之上陽剛而上進豈能安處陰柔之下故四之處非安地如鴻之進一作于木也木漸高矣一無字而有不安之象鴻

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橫平之柯唯平柯之上乃能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如鴻之於木本不安或得平柯而處之則安也四居正而巽順宜无咎者也必以得失言者因得失以明其義也本義鴻不木棲桷平柯也或得平柯則可以安矣六四乘剛而順巽故其象如此占者如之則无咎也虞山曰巽為木而三以一陽畫衡于下有桷之象鴻漸于此則愈高矣鴻之足不能握木雖高非鴻所安也然陰居陰得正如木之中或得平柯而處之則亦安矣故无咎○臨川曰鴻水鳥而乘風以飛下卦巽為風為高故止而有坎水故下三爻之象曰巽為風為高故上三爻之象曰木曰陸曰陸皆鴻之漸進而止于水際者也

易五五五五五

所謂女歸吉者愈明矣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傳君臣以中正相交其道當行雖有間其間者終豈能勝哉徐必得其所願乃漸之吉也

應乃二五所願其合吉遲終得其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傳安定胡公以陸為達達雲路也謂虛空之中爾雅九達謂之達達通達无阻蔽之義也上九在至高之位又益上進是出乎位之外在他時則為過矣於漸之時居巽之極必有其序如鴻之離所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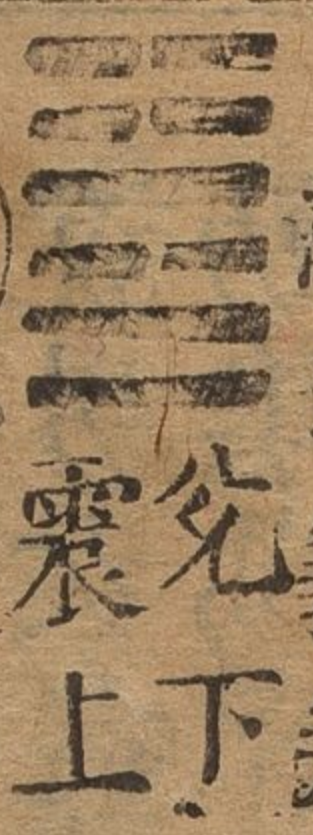
而飛于雲空在人則超逸乎常事之外者也進至於是不失其漸賢達之高致也故可用為儀法而吉也羽鴻之所用進也以其進之用况上九進之道也本義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達謂雲路也今以韻讀之良是儀羽旄旌纛之飾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而其羽旄可用以為儀飾位雖極高而不為无用之象故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曰鳥羽皆有而各有所取雉取其綠鷺取其白鴻取其知時取其所願也何能屈其心而亂其志斯亦足以為漸而不失其儀也羽九居漸之用以進者而自其進莫不有漸而物之所

時以群而不失其序所謂進退可法者無也而獨
於上交言九者要其終而不可亂也此或曰法無位者
多无用上九無賢達之故其象占如巽此或曰法無位者
而无位然不為陽子午用也故其象占如巽此或曰法無位者
午以東為陽子午用也故其象占如巽此或曰法無位者
陽氣隨陽之地也立春以後為陰由艮達巽此或曰法無位者
則吉何也乾以六陽之盡故過高而上則亢漸三陰上
陽之進有序故致高而吉也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傳君子之進自下而上由微而著跬步造次莫不
有序不失其序則无所不得其吉故九雖窮高而
不失其言可用為儀法者以其有序而不可亂也
本義漸進愈高而不為无用其志卓然豈可得而
亂哉雲峯切氏曰本義獨釋二與上兩爻象傳蓋



艮者上在無位之地亦足為人之儀表而非无
者二志不在温飽上志卓然不可亂也此或曰法無位者
象鴻於水鳥也初言焉○**建安丘氏曰**六爻皆以鴻為
于干美三言于初言陸則又進于磐矣至四言于木五
陵則鴻之漸愈高而無可進之磐矣故以女歸為象
言達者以漸愈高而無可進之磐矣故以女歸為象
故中以婦三爻有夫婿之象五與二應夫婿也
故以婦三爻有夫婿之象五與二應夫婿也
之亦當以漸夫婿之象五與二應夫婿也
易之交亦當以漸夫婿之象五與二應夫婿也
漸之義亦失夫婿之象五與二應夫婿也

傳歸妹序卦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

妹進則必有所至故漸有歸義歸妹所以繼漸也
歸妹者女之歸也妹少女之稱為卦震上兌下以

歸妹征凶无攸利

傳以說而動動而不當故凶不當位不當也征凶動則凶也如卦之義不獨女歸无所往而利也儀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而其情又為以說而動皆非正也故卦為歸妹而卦之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剛故其占征凶而无所利也冊陽卦曰歸妹而中爻之才剛柔雜居非所謂正如是而有行非禮法之所容也故征凶夫婦之相與順則利而六爻之才柔上剛下非所謂順如是而有為非室家之宜也故无攸利○雲峯胡氏曰歸妹唯臨與井言凶否與剝言不利言凶者未嘗言不利言不利者未嘗言凶歸妹既曰征凶又无攸利何所不至故六十四說而動非情之正恣情肆欲何所不至故六十四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

卦中其不吉未有若是之甚者聖人著之以為戒也然隨亦動而說考而曰元亨利貞何也易以內卦為貞隨貞震此動而彼說歸妹貞兌女說而男動故不同也

傳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理也歸妹女歸於男也故云天地之大義也男在女上陰從陽動故為女歸之象

天地不交而雷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傳天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

始也

本義釋卦名義也歸者女之終生育者人之始

日兩終字伊尹說未安○變胡胡氏曰天地不交萬物不興反其辭也卦自泰來乾九二交坤而為九四坤六四交乾而為六二是天地交也出震見離說兌勞坎是萬物興也始乎是歸妹人之終始乎震為長男豈非男子之嫁乎道終於此母道始於此

說以動所歸妹也

本義又以卦德言之只是說以動帶累也

征凶位不當也

傳以二體釋歸妹之義男女相感說而動者少女

之事故以說而動所歸者妹也所以征則凶者以諸爻皆不當位也所處皆不正何動而不凶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无攸利柔乘剛也

傳不唯位不當也又有乘剛之過三五皆乘剛男

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唱隨之禮此此一无常理也

如恒是也苟不由常正之道徇情肆欲唯說是動

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徂說而忘其順

如歸妹之乘剛是也所以凶无所往而利也夫陰

陽之配合男女之交媾理之常也然從欲而流放

不由義理則搖和無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

歸妹之所以征字有凶也本義又以卦體釋卦辭男

女之交本皆正理唯若此卦則不得其正也高氏

曰以交位推之二四以陽居陰有正從男以不正從女

失正故為征凶上卦以六五乘九四下卦以六三乘九二

乘九二有夫屈于婦制其夫之象故為无攸利

乘剛則悖夫婦唱隨之不當則系男女內外之正柔利

位者動而說為隨此陽倡而陰隨與歸妹无攸利也

得男也動而說為隨此陽倡而陰隨與歸妹无攸利也

反陰倡而陽和女反先而行而動為歸妹則正陰故

征凶無攸利柔乘剛柔謂三而歸妹相反在三四皆陰陽

失位也○柔乘剛柔謂三而歸妹相反在三四皆陰陽

漸之六自三之四為進得位歸妹相反在三四皆陰陽

為位不當漸自三至五皆得位歸妹相反在三四皆陰陽

其征也必凶漸以九五為剛得中歸妹六五亦柔動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敵

傳雷震於上澤隨而動陽動於上陰說而從女從

男之象也故為歸妹君子觀男女配合生息相續

之象而以永其終知有敵也永終謂生息嗣續永

久其傳也知敵謂知物有敵壞而為相繼之道也

女歸則有生息故有永終之義又夫婦之道當常

永有終必知其有敵壞之理而戒慎之敵壞謂離

得中也不書抑陰也漸剛乘柔不書歸妹柔乘剛

則書亦不書也漸剛乘柔不書歸妹柔乘剛

終始亦不書也漸剛乘柔不書歸妹柔乘剛

非凶也本无所謂不判也惟陰之說而陽動焉所

以征凶所以无攸利也惟陰之說而陽動焉所

也故抑之又抑之

也故抑之又抑之

也故抑之又抑之

隙歸妹說以動者也。一乎恒之巽而動漸之止而巽也。少女之說情之感動動則失正非夫婦正而可常之道久必散壞知其必散則當思永其終也。天下之反目者皆不能永終者也。不獨夫婦之道天下之事莫不有終有散莫不有可繼可久之道。觀歸妹則當思永終之戒也。**本義**雷動澤隨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散也。推之事物莫不皆然。建安石氏曰雷震澤上水氣隨之謂婚姻之道欲其永遠而有終也必預有以知其散不終之散女子從人以求遠而動至於失身敗德不能永其所終者多矣所以則由奔誘而為夫婦狗情肆欲是也而原其所終者多矣所以則由奔誘而為夫婦狗情肆欲之所畏而不知其散之過也向使於說動之時而為永終知散之戒則无此失矣。**中溪張氏曰**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生必有終有以永之則不終事久必有散有以知之則不散然永之非艱而久之唯艱苟能知其散斯可以永其終而君子偕老矣。**○**雲峯胡氏曰澤中有雷澤隨雷動君子嚮晦宴息取其止也澤上有雷澤隨雷動君子永終知散戒其動也。

傳女之歸居下而无正應娣之象也。剛陽在婦人為賢一作堅貞之德而處卑順娣之賢正者也。處說居下為順義娣之卑下雖賢何以能為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遠也。然在其分為善故以是而行則吉也。**本義**初九居下而无正應故為娣象。然陽剛在女子為賢正之德。但為娣之賤僅能承助其君而已。故又為跛

能履之象而其占則征吉也

爾氏廷瑞曰跛者不能以專行依人乃可

婦之正故征吉○當而近二故能履適二而無應

女媯夫及左右廣國嗣使所自出者一制禮必娶九

他異也○進齊徐氏曰三爻同處于下有婦從之

象○一卦論則以說而動故其征也凶即此一爻論

初以剛居剛是女子而有賢正之德者故征吉然

為女而在下無應非匹也故有跛能履之象象

如此而占言大有此行也故有跛能履之象象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傳歸妹之義以說而動非夫婦能常之道九乃剛

陽有賢貞之德雖娣之微乃能以常者也雖

在下不能有所為如跛者之能履然征而吉者以

其能相承助也能助其君娣之吉也本義恒謂有

常久之德建安白氏曰卦辭言歸妹征凶者蓋歸

娣反若征吉者蓋初九以常德承君故征則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傳九二陽剛而得中女之賢正貞一作者也上有正

應而反陰柔之質動於說者也乃女賢而配不良

故二雖一作賢不能自遂以成其內助之功適可

以善其身而小施之如眇者之能視而已言不能

及遠也男女之際當以正禮五雖不正二自守其

幽靜貞正乃所利也二有剛正之德幽靜之人也

二之才如是而言利貞者一无此利言宜於如是

之貞貞字非不足而為之戒也本義眇能視承

上爻而言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也上有正應而

反陰柔不正乃女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

功故為眇能視之象而其占則利幽人之貞也幽

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歸妹二獨不言者以

二下卦之尊即妹之身也不可動貞則至繫而不可

之幽貞也幽則至靜而不可動厚齋馮氏曰二以

明居兌體故以取能視也象剛中而位陰故以

幽人之貞為占言有望於君而未偶守正於內而

未行宜固守其正者也復湖胡氏曰九二以

爻居陰位又為兌體而居下卦之中故有幽人之

象以其不正故又戒之以利貞○雲峯胡氏曰

曰眇能視此曰眇能視承初而言也九二陽剛得

中女之賢者也上有正應則非初之婦矣在婦則

不能有行非婦而亦取能視何也九二剛中而

應六五陰柔不正應六五之柔暗臣之賢而不遇其

六二文明而止應六五之柔暗臣之賢而不遇其

君者故曰日中見斗此曰眇能視其見其視

出於彼而不由於此也復亦下兌六三眇能視

能履刺之也此分言於初二之貞皆以近於三故曰

人貞吉此亦曰利幽人剛中之貞皆以近於三故曰

三陰柔不中不正二獨幽人以剛中之貞皆以近於三故曰

于大君不貞者也不貞者也幽貞二為君子之幽貞歸妹

象曰利幽人之貞不終常也

傳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也世人以媒狎

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同守

其幽靜之正以奉承乎五可謂賢矣幽女德也未

不知道也○建安丘氏曰婦庸奴其夫者由有才而

之履而不足以與行則无借上之疑而嬌妾之分

明妻之從夫必當如取者之視而不足以有明別
元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是妾婦之常道也釋
象於初曰以恒於二曰未變常唯冬安其常此物
之所利歟
之所利歟

三歸妹以須及歸以娣

傳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以失德而无正應故為
欲有歸而未得其歸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六
君三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尚剛行不順也
為說之主以說求歸動非禮也上无應无受之者
也无所適故須也女子之處如是人誰取之不可
以為人配矣當反歸而求為娣媵則可也以不正
而失其所也

本義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為說之主女之不正
人莫之取者也故為未得所適而反歸為娣之象

或曰須文之賤者進齋翁氏曰須待也三本非賤

不自重欲速好進而甘於卑下卒為人所賤者何
以異此哉漢上朱氏曰天官書須女四星
賤則須賤女可知雲峯胡氏曰初九君下娣也
六三居下之上非娣也陰柔而不中正又為兌說
須而反歸以娣也初之吉二之利皆以德取故本宜
六三无德柔所謂征凶无攸利不言可知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傳未當者其處其德其求歸之道皆不當故无取
之者所以須也建安氏曰六三陰柔不正而上

然二剛中而應五小君之貴也而巳乘之如此則
是以卑賤之妾驕而上僭其為二所棄必矣在三
不若反歸於下如初之為以婦賤之禮事之則為
當位而无驕僭之患象言未當者以
六居二柔乘剛賤陵貴皆未當之義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傳九以陽居四四上體地之高也陽剛在女子為
正德賢明者也无正應未得其歸也過時未歸故
云愆期女子居貴高之地有賢明之資人情所願
娶故其愆期乃為有時蓋自有待非不售也待得
佳配而後行也九居四雖不當位而處柔乃婦人
之道也一有以无應故為愆期之義而聖人推理以
女賢而愆期蓋有符也本義九四以陽居上體而

无正應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

與六三相反

歸妹初齊氏曰九四正歸妹者也而曰
全其妹之正者也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故家
語云霜降多婚水泮殺止震則冰泮矣而猶曰遲
歸有非愆期乎○隆山李氏曰三曰四雖无應而
震允終相合故曰遲歸有時○雲峯胡氏曰六三
九四皆失位无應三以無應也急於從人而反
婦以婦四雖无應三以無應也急於從人而反
反如此之甚哉三陰柔不中而愆期遲歸何其相
健在女則為賢明有德者也士之自賤自貴如此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傳所以愆期者由巳而不由彼賢女人所願娶所
以愆期乃其志欲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

又取月幾望之象月幾望在小畜中孚以位言陰盛而與陽亢也在歸妹以德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本義於二與四皆以女之賢稱於初則曰在女則為賢正之德於五則曰女德之盛无以加此其旨深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

中不以貴行也

傳以帝乙歸妹之道言其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尚禮而不尚飾也五以柔中在尊高之位以尊貴而行中道也柔順降屈尚禮而不尚飾乃中道也

本義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尚飾

漸獨釋二與上之象於歸妹獨釋初與五之象歸妹之反漸之上以無應為高尚之賢歸妹之物

以無應為賢正之娣漸之二為臣志不在於溫即歸妹之五為君德不在於飾本義謂二有恒久之德五有中德之貴提出兩德字真且為女之說以動者戒矣士大夫之輕動當如何哉

士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傳上六女歸之終而无應女歸之无終者也婦者

所以承先祖奉祭祀不能奉祭祀則不可以為婦

矣筐篚之實婦職所供也右者房中之俎俎歌作

醢之類后夫人職之諸侯之祭親割牲卿大夫皆

然割取血以祭禮云血祭盛氣也女當承事筐篚

而无實无實則无以祭謂不能奉祭祀也夫婦共

承宗廟婦不能奉祭祀乃夫不能承祭祀也故刲

羊而无血亦无以祭也謂不可以承祭祀也婦不能奉祭祀則當離絕矣一無是夫婦之无終者也何所往而利哉本義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約婚而不終者也故其象如此而於占為无所利也隆山李氏曰三上二爻皆陰不能相合為箱篚實蘋藻之類而者侯卿大夫躬割牲所以重宗廟之祀虛繼承之禮不成而祭无應承篚无實到羊无血是夫婦之禮不成而祭无應承篚无實到胡氏曰震有虛篚象兌羊象上與三皆陰虛无應故有承篚无實到羊无血之象程傳以爲女歸之无終本義以爲約婚而无終蓋曰士曰女未成爲夫婦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故无攸利之占與卦辭同而有不同者卦以六來居三失夫婦之占與攸利然其歸罪於一也

參曰上六无實承虛篚也

傳篚无實是空篚也空篚可以祭乎言不可以奉祭祀也女不可以承祭祀則離絕而已是女歸之无終者也董氏曰象不及到羊无血者卦為歸妹也也以少女從長男歸妹之象也合六爻論之五言帝乙于歸妹之上則歸妹之象也合六爻論之五言卦之中而不言歸妹者則正妹之身也初三乃妹之媵皆稱婦于歸妹之正初在二下也初三乃妹之吉相承于妹者三在二上即婦之陰而性陽居於貴者二以少女之身幽靜之節妹之陰而性陽居於而德剛皆常德之不可變者其妹之賢者乎而五以帝乙之賢居柔履謙而歸其妹以禮者為華而不以衣服為容飾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禮為華而決良也初以陽明安分爲美三以柔和不如其禮為華二又能不矜其才自遜其美何吉如之在九四為二卦五正應之間則言歸妹之愆期上陰柔處

震上 離下

傳豐序卦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且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也豐盛大之義為卦震上離下震動也離明也以明而動動而能一無明皆致豐之道明足以照動足以身然後能致豐大也

豐亨主假之勿憂宜日中

傳豐為盛大其義自亨極天下之光太者唯王者能至之假至也天位之尊四海之富群生之衆主

道之大極豐之道其唯王者乎豐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盛治之豈易周為可憂一作慮宜如日中之盛明廣照无所不及然後无憂也本義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王者至此盛盡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為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於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也朱子曰須是王假之了方且勿憂宜亦未可有可憂漢上朱氏曰豐大之時所宜憂者不在乎日之未中而在乎日之既中也明動不未有不聖人則戒之以勿憂離明在下又勉之以宜王氏曰六五以柔居尊位而屬震卦有震動憂驚之象聖人則戒之以勿憂離明在下又勉之以宜日中○雙湖胡氏曰豐下離上震正日未出東之履豐亨之會故不能无憂重煩聖人致戒勉其

然不勉以日進，何物以日中？母亦康節，怕處其盛。之意，歎曰：『雲峯曰：明氏曰：卦辭稱王者三，渙萃曰：王假有廟，豐曰：王假之，假至也。唯王者為能至此。豐之大，有身道焉。大則必通也。亦有憂道焉。大則可憂也。不必過於憂。如日之中，亦可憂。泰晉夫，家人而皆曰：勿恤此。曰：勿憂。皆當盡之時。常人所不憂。於此，有深憂。其辭曰：勿深切之。辭非謂无憂也。可不必憂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傳：豐者，盛大之義。離明而震動，明動相資而成豐。

大也。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以明心應事，勤非明則動无所之。辨勸則明无所用。

王假之，莫大也。

傳：王者有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極天下之大也。故

豐大之道，唯王者能致之。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道亦當大也。故王者之所尚至大也。朱子曰：王

也。只是王者至此一箇處，大底時節所尚者皆大事。

勿憂，且日中，且照天下也。

傳：所有既廣，所治既衆，當憂慮其不能周及。宜如

日中之盛明，普照天下，无所不至。則可勿憂矣。如是然後能保其豐大，豈小才小知之所能也。

能也。

本義：釋卦辭。或問：宜日中，宜照天下，人君子之德，如

將此道理解他日中，則與鬼神乎？自是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自是地盈虛與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所不能遠也○問此卦後
面諸爻不甚好曰是他忒豐大了這物事盛去
自得了必衰也○人君於此之時當如捧盤水
之心即散矣○所蕭益之患若纒有纖毫驕於自滿
以此處蓋難

傳既言豐盛之至復言其難常以為誠也日中盛
盞則當昃月既盈滿則有虧缺天地之盈虛尚
與時消息况人與鬼神乎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
退天地之運亦隨時進退也鬼神謂造化之迹於
萬物盛衰可見其消息也於豐盛之時而為此戒

欲其守中不至過盛處豐之道豈易也哉

又發明卦辭外意言不可過中也

鬼神是舉其中運動變化者通上徹下而言其實
風露雷草木之類皆是○豐卦象許多言語其實
只在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豐卦象許多言語其實
語上這盛得極常須謹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
然便是是纏仆傾壞了又曰這處去危亡只是
耳須是是統：如捧盤水方得這處去危亡只是
保得又曰這便是康節所謂酪酏離披時候如何
不當憂危謹畏宣政間有以奢侈為言者小人
當豐亨豫大之時須是恁地侈泰方得所以人
放肆如何得大之鬼物造事到盛時必衰雖鬼神
能化也○問鬼物造事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一
言鬼神指其功用之迹似有人所為者○盧川
氏曰豐大也亦盈也唯有道者明德若不足未嘗
中故不易未嘗盈故不食日新則為大反是則為
盈知日中之宜則知日昃之戒○西溪李氏曰
與時消息此理也雖天地如之與人與鬼神安得而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傳雷電皆至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明
 无以照非動无以行一作亨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
 裏初初字无九明之初九九字无四動之初宜相須以
 成其用故雖旬而相應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
 謂四為配主已所配也配雖匹稱然就之者也如
 配天以配君子故初於四云配四於初云夷也雖
 旬无咎旬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
 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
 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

從而无過咎也蓋非剛一有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
 明无所用相資而成用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
 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
 云有尚有可嘉尚也在他卦則不相下而離隙矣
 本義配主謂四句均也謂皆陽也當豐之時明動
 相資故初九之遇九四雖皆陽剛而其占如此也
 或問不動非明則行无所初四明則行无所初四
 徒行不動非明則行无所初四明則行无所初四
 无所用空明而行无初四明則行无所初四
 相敵用理勢之常也初四明則行无所初四
 感故以剛明同德而相初四明則行无所初四
 四也豐者陰剛柔然初四明則行无所初四
 不也言豐者陰剛柔然初四明則行无所初四
 也凡卦交取剛柔相初四明則行无所初四
 均敵性而從之非特初四明則行无所初四

徒

力

震納庚至巳十日為旬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傳：聖人因時而處，宜隨事而順理。夫勢均則不相下者，常理也。然有雖敵而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雖旬而无咎也。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已以相求，協力一作以從事若懷先先一作已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均而先已，是過旬也。一求勝，則不能同矣。本義：戒占者不可求勝，其配亦爻辭外意。遇勢已均等，不可復過矣。過則偏勝之患生，是有災也。初爻位俱陽，德盛於四，倘或過旬，能无災乎？雲峯胡氏曰：需九三發寇至而象曰：愬莫不致也。本義以為占外之

占言曰：初九曰：雖旬无咎，而與之均。過旬災也。本義以為爻辭外意。蓋旬則配而與之均。過旬則勝而出其上也。處豐之下而有欲上入之心，可乎哉。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萃。

傳：明動相資，乃能成豐。二為明之主，又得中正，可謂明者也。而五在正應之地，陰柔不正，非能動者。二五雖皆陰，而在明動相資之時，居相應之地。五一作才不足，耳耳字有既其應之才，才才字无不足，資則獨明，不能成豐。既不能成豐，則喪其明功，故為豐其蔀。日中見斗，二至明之才，以所應不足，與而不能。

成其豐喪其明功无明功則為昏暗故云見斗斗
昏見者也節周匝之義用障蔽之物掩晦於明者
也斗屬陰而主運平象五以陰柔而當君位日中
盛明之時乃見斗猶豐大之時乃一作遇柔弱之
主斗以昏見言見斗則是明喪一作明而暗矣二雖
至明中正之才所遇乃柔暗不正之君既不能下
求於已若往求之則反得疑猜忌疾暗主也是也
然則如之何而可夫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
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
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人
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已之誠意一五王

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
主是也若能以誠信發其志意則得行其道乃為
吉也本義六二居豐之時為離之主至明者也而
上應六五之柔暗故為豐節見斗之象節障蔽也
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往而從之則昏暗之主
必反見疑唯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則吉戒占者
宜如是也虛中有孚之象
陳水司馬氏曰六二處
節屋幽暗不見知於人也故往得疑疾君子居陰中如
守正久幽不變人將信之然後可以發其節而此行
其志也厚齋馬氏曰離日方中而陰蔽其上此
曹之節也○季氏曰居守正人臣之盛位卦體
為難而處震下為掩覆之象○陰柔胡氏曰凡中
豈有見斗之理謂之疑疾猶睽之載鬼一車也凡
言往者多自下而進上初之往而從四初也以
陽居陽而四又陽故往有尚二之往而從五也

德

二以陰居陰而五又陰故性得疑疾然二有居陰從陰之象固足以致疾有離明中虛之象亦足以致吉所以占辭兩及之豐其前外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傳有孚發若謂以已之孚信感發上之心志也苟

能發則其吉可知雖柔一作昏暗有可發之道也

張氏曰臣之事君不可以君之明暗而異其心一於孚信終可以感發六五之志而行其道顧不吉歎

九二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傳沛字右本有作沛字者王弼以為幡幔則是旃

也幡幔圍蔽於內者豐其沛其暗更甚於節也三

明體而反暗於四者所應陰暗故也三居明體之

上陽剛得正本能明者也豐之道必明動相資而

成三應於上上陰柔又无位而處震之終即係具

止矣不能動者也他卦至終則極震至終則止矣

三无上之應則不能成豐沫星之微小无名數者

一有是字見沫暗之甚也豐之時而遇上六日中而見

沫者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為可知賢

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為於天下上无可賴之主

則不能有所歸咎曰由是故致是若欲動而无右肱欲

為而上无所賴則不能而已更復何言无所歸咎

也本義沛一作施謂幡幔也其蔽甚於部矣沫小
 星也三處明極而應上六雖不可用而非咎也故
 其象占如此進解除氏曰三與上應上柔暗甚
 者也右肱謂上之切如右肱也上暗益甚失其所應
 如折其右肱無所賴矣故沫之見甚於三則
 又居明之盡可以為象然非三之咎也
 有為故有折右肱之象然非三之咎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傳三應於上上應而无位陰柔无勢力而處既終
 其可共濟大事乎既无所賴如右肱之折終不可

用矣中溪張氏曰九三豐其沛則不可以出任大
 亦終不可以有所用也如此
 則无所措手又何所歸咎乎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傳四雖陽剛為動之主又得大臣之位然以不中
 正遇陰暗柔弱之主豈能致豐大也故為豐其蔀
 蔀周圍掩蔽之物周圍則不大掩蔽則不明日中
 見斗當盛明之時反昏暗也夷主其等夷也相應
 故謂之主初四皆陽而居初是其德同又居相應
 之地故為夷主居大臣之位而得一作德又在下
 之賢同德相輔其助豈小也哉故吉也如四之才

得在下之賢為之助則能致豐大乎曰在下者上有當位為之與在上者下有賢才為之助豈无益乎故吉也然而致天下之豐有君而後能也五陰柔居尊而震體无虛中巽順下賢之象下雖多賢亦將何為蓋非陽剛中正不能致天下之豐也

本義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其占為當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也或問九四近幽指節日中見斗之象亦是他是本身上不中正所以有豐其云位不當也朱子曰也是如此○進齋徐氏曰夷主謂四與初皆剛同德相應故初以四為配主四以初為夷主也○雙湖胡氏曰配者配合之義彼來為我配也夷者等夷之義與我為等夷也皆陽故皆曰主○東谷鄭氏曰初視四為配以下屬上暗主在上二應而四承之所謂物也故皆曰豐薛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

傳位不當謂以不中正居高位所非一作以闇而不

能致豐

日中見斗幽不明也

傳謂幽暗不能光明君陰柔而臣不中正故也

吳氏曰豐部見斗之象六二爻辭已有象傳不於六二釋之而於九四釋之者蓋二象由九四而成四為部故二見斗二爻之象同而所重在四也

遇其夷主吉行也

傳陽剛相遇吉之行也下就於初故云行下求則為吉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傳五以陰柔之才為豐之主固不能成其豐大若能來致在下章策之才而用之則有福慶復得策譽所謂吉也六二文明中正章策之才也為五者誠能致之在位而委任之可以致豐大之慶名譽之策故吉也章策之才主二而言然初與三四皆陽剛之才五能用賢則彙征矣二雖陰有文明中

正之德大賢之在下者也五與二雖非陰陽正應在明動相資之時有相為用之義五若能來章則有慶譽而吉也然六五无虛已下賢之義聖人設此義以為教耳本義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矣蓋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占者能如是則如其占矣

法來六二中正之臣資其開導之益則有慶且南譽矣此二五同德相照得慶豐之道故吉○高川氏曰陰下從陽是庸愚從賢智既有福慶歸於已而又有名譽聞於人自慶有譽所以吉也○甫疑唯積誠以成之應互於未信則不可往也○其若吉四之比五无切助已而後行則未見信唯求初九同德之賢以助已而後行則未見信唯遇其夷主吉此無人臣事暗君之訓也六五陰暗臣上處豐之時本无慶譽以在下有二四剛明之臣

可以輔已上若屈意下之資人之明以為明則不
惟有慶有譽而且得吉也此暗主用臣之訓也
獨為可尚三爻稱曰中皆有所蔽六五不稱日中
蓋宜日中无蔽也則曰來二文明者五暗主也
則得疾自五致二則曰來二文明者五暗主也
慶譽而吉柔暗之主未必能如此本義從程傳謂
因其柔暗而設此以謂之
真得聖人作易之旨矣

象曰六五之王有慶也

傳其所謂吉者可以有慶福及于天下也人君雖
柔暗若能用賢才則可以為天下之福唯患不能
耳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闐其戶闐其無人三

歲不覲凶

傳六以陰柔之質而居豐之極處動之終其滿假
躁動甚矣處豐大之時宜乎謙屈而處極高致豐
大之功在乎剛健而體陰柔當豐大之任在乎得
時而不當位如上上无六者處无一當其凶可知
豐其屋處太高也蔀其家居不明也以陰柔居豐
大而在无位之地乃高亢昏暗自絕於人人誰與
之故闐其戶闐其无人也至於三歲之久而不知
變其凶宜矣不覲謂尚不見人蓋不變也六居卦
終有變之義而不能遷是其才不能也本義以陰

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為豐大其
 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覲亦言障蔽之深其
 凶甚矣路氏純中曰居一卦之上而位極其高故
 節其家无剛明之才以用下而窮大所以失其居
 為九三雖應於下彼執肯為之誠齋楊氏曰自古
 戶間其无人而三歲不覲也誠齋楊氏曰自古
 小人揜其君之明者不過欲豐乎已之屋而已不
 知豐其屋者適以揜其家而光又不過欲高其
 位而天飛而已不知高其位者適以空其門而自
 道家之揜也門之空也自此三歲而始行於室
 粟鹿遊于臺矣豈復覲汝家之有人跡乎凶莫大
 焉必來上六以亢自居雖九三正應而不為用此
 而凶之斷也雲峯胡氏曰六三以陰柔居豐極處
 志凶之明也故前其家動盞必靜故闢其戶闕
 動終明盞反暗故前其家動盞必靜故闢其戶闕
 其无人間靜也卦辭曰勿憂宜日中二下卦之中
 日中之象五上卦之中日中之位勿與四未及乎
 中三與上已過乎中者也况
 上反處豐之盞其凶宜矣况

象曰豐其蔀天際刑也闕其戶闕其无人
 自藏也

傳六處豐大之極在上而自高若飛翔於天際謂
 其高大之甚闕其戶而无人者雖居豐大之極而
 實无位之地人以其昏暗自高大故皆棄絕之自
 藏避而弗與親也本義藏謂障蔽張子曰處上之
 故曰天際刑也朱子曰豐其屋天際刑也似說
 如暈斯飛言其屋高大到於天際却只是自蔽
 障得闕九三爻解得便順九四上六爻文象又與三爻不可
 曉者未聖人會得九四上六爻文象又與三爻不可
 同童濟曰曰曰自藏則非人之遠已乃已遠人
 也雲峯胡氏曰辭與明夷上六相命此皆暗之盞
 但彼之暗足以傷人碎曰豐大也以卦辭言則明
 自障蔽耳建安位曰曰豐大也以卦辭言則明

動相資而成豐然卦以豐名而交豕反多戒辭者
離卦曰豐多故是也六五為曹盛之主其諸文皆
從五者也五以柔居君位而五言來章者乃求二四
剛明之臣也四此五而二應五以五章之暗也故二
四皆有豐節見斗之象二言有孚發若者發乎五
也四言有豐節見斗之象二言有孚發若者發乎五
五最遠不能自致則遇四得初以共輔乎五也初去
折所患上處豐盛之吝障蔽之甚亦卒至自
其家而闕其無人也豐其可恃乎哉○
曰豐大而闕其無人也豐其可恃乎哉○
也惟以剛遇剛以柔遇柔則所見同而難於盡見
以剛遇柔則剛者明而柔者暗終不能相信也
與四皆剛也故有配主之无咎夷主之吉然四位
居柔文不免有豐節見斗之象二與五皆柔也故
有有孚來章之喜然二位居柔又未免有性得疑
疾之事惟三與上以剛遇柔故三折右肱而上至
於三歲不覲也

離上

傳旅序卦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為
卦離上艮下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遠去而不
處之象故為旅也又懸乎外亦旅之象
歸川王氏
序內所以為家人出而麗乎外所以為旅○
應曰曰旅非商賈之謂凡客於外者皆是也天子
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
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孔子之歷聘
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歷聘
是也旅豈

旅小亨旅貞吉

傳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
而吉也本義旅羈旅也山止於下火炎於上為去

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為旅以六五得中於外而
順乎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於明故其占可以
小亨而能守其旅之貞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
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平菴曰
小亨就旅之卦才言之可以小亨不可須臾離也
貞吉者旅於貞則吉不貞則凶乃處旅之道也
中爻張氏曰以卦變言之則旅自否來六本居三
往居五而麗於外猶人失其所居而客於外乃旅
之象也凡人處旅本無大通之理羈旅而亨者雖
天亦小也所貴者守正則吉爾雲峯胡氏曰止
而麗乎外旅之義也止而不動旅館之象火動而不
旅之象也或曰山止而動旅館之象火動而不
止旅人之象豐為大則旅為小在旅而亨亨之小
者也然事有大而失其貞也道果可須臾離哉不
可以旅亨之小而失其貞也道果可須臾離哉不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

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傳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乎上下之剛順乎
剛也下艮止上離麗止而麗於明也柔順而得在
外之中所止能麗於明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
吉也旅困之時非陽剛中正有助於下不能致大
亨也所謂得在外之中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
止麗於明則不失時宜然後得一處旅之道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辭進齋徐氏曰一柔在外

之人交於強有力者苟非善處卑則取辱高則招
禍鮮不失矣惟於止知其所以止也夫私交无暗事非
賢不主非善不與上而麗乎明也夫如是內不失
已外不失人雖在旅困亦可小亨得旅之正而吉
也雲峯胡氏曰以卦體釋小亨以卦德釋旅貞

吉柔而不順乎剛則不亨
止而不麗乎明則不正

旅之時義大矣哉

傳天下之事當隨時各適其宜而旅為難處故稱其時義之大本義旅之時為難處李氏曰適旅之義大矣○雲峯胡氏曰雖盡者旅之義難處者旅之時此其時義之所以為大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

留獄

傳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慎明而止亦慎象觀火

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本義慎刑如山不留如火

象又不于旅事○盧州毛氏曰君子觀象而用刑則取其火以為明○山者火之所為慎取其火則延燒以不留獄○建安丘氏曰山者火之所為慎取其火則延燒以不留獄○不可徒之所旅留則淹滯旅有行而不處之象故火不可使久處于山囚徒不可使久留於獄也○明慎既盡斷決隨之聖人取象通情慎則無溢罰○明慎既盡斷決隨之聖人取象於旅正恐其留獄也○雲峯胡氏曰明如火慎如山不留獄如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傳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汚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

困鄙猥瑣細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瑣瑣猥細之狀當旅困之時才質如是上雖有援无能為也四陽性而離體亦非就下者也又在旅與他卦為大臣之位者異矣本義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故其象占如此建安丘氏曰初以陰人處旅不得志而困窮者也柔而在下是卑賤之下其途所以自取災殃也雲峯胡氏曰旅而居為斯其所取災蓋為旅之賤者而瑣細取災如此富商巨賈蓋可知也象之意可以旁通又不特為旅言也

象曰旅瑣瑣至心窮災也

傳志意窮迫蓋自取災也災膏對言則有分獨言

則謂災患耳臨川吳氏曰柔而居下其志猥陋故

六一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傳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眾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雖不若五有文明之德上下之助亦處旅之善者也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得就次舍懷畜其資財又得童僕之貞良旅之善也柔弱在下者童也強壯處外者僕也二柔順中正故得內外之心在旅所親比者童僕也不云吉者旅寓之際得免於災厲則已善矣本義即次則安懷資

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賴旅之最吉

者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其象占如此童溪曰

旅之居也資旅之用也童僕旅之役走者也旅即

次則其舍也其所以奔走而服役也又有其人

道何脩而得此哉蓋以六居二之為正故也○

無之胡氏曰旅貴罕異故位陰爻柔者多吉而六二

貞字諸家自作一句讀本義以連上文蓋即次懷

資自見六二有柔順中正之德不必復以貞戒之

僕旅中不能无賴乎童僕之用亦多不能免乎童

而有賴此旅之最吉者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傳羈旅之人所賴者童僕也既得童僕之忠貞終

无尤悔矣
中溪張氏曰六二居位得中旅即次也

九二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反象同

傳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剛而不中文居

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

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

焚其次失所安也上離為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

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謂失其心也如此則者

危厲之道也
本義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故其象占

如此喪其童僕則不止於失其心矣故貞字連下

句為義連安丘氏曰九三爻辭全與三反三即次

三之貞則厲者二柔順得中三過剛不中故也

有

喪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

傳旅焚失其次舍亦以困傷矣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在旅而以過剛自高待下必喪其忠貞謂失其心也在旅而失其童僕之心為可危也本義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傳四陽剛雖不居中而處柔在上體之下有用柔能下之象得旅之宜也以剛明之才為五所與為初所應在旅之善者也然四非正位故雖得其處止不若二之就次舍也有剛明之才為上下所與乃旅而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也雖在旅為善然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云我者據四而言本義以陽居

也中而處下卦之上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上九過剛不中而居上卦之上以旅之時而在上之道如此義亦當喪也兩象辭本相對說

剛豈處旅之道哉○柔居順中正故即次三過剛不中又近離故焚其次二柔居乘柔故得童僕童僕是剛則无徒又下之柔已為二所得故喪其童僕是剛則无徒又於旅則為厲也○潘氏曰居剛則用剛平時猶不可况旅乎以此與下焚次喪僕固其宜也九三以剛居下卦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卦之上則焚巢位愈高剛愈危則禍愈深矣

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此然非其正
 位又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其心有所
 不快也朱子曰資斧有做齋斧說底這資斧在異
 底物事次第這便是○雲峯胡氏曰旅以行義
 處而不可行非旅之身也○雖勝三之次終不若二
 之行而即次也○得其資斧雖勝三之喪童僕視二
 之懷其資得童僕者有問矣三以剛居剛而在下
 卦之上用剛而不能用人者四以剛居柔而在下
 上卦之得斧足猶為自用柔而於人者故得資足其
 資將斧也或曰資當作齊○漢書王莽遣王尋屯洛
 陽將斧也○應劭云資當作齊○房揚曰此經所謂喪其齊
 斧者也○雙湖胡氏曰徐氏或司之說即語錄有
 誤作資○義又按資與二象同斧即離為兵象
 亦互兌金在異木上象離兌異象然皆在上爻下
 異上九喪其資斧亦有離兌異象然皆在上爻下
 所以喪也合兩
 卦論取象甚明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傳四以近君為當位在旅五不取君義故四為未
 得位也曰然則以九居四不正為有咎矣曰以剛
 居柔旅之宜也九以剛明之才欲得時而行其志
 故雖得資斧於旅為善其心志未快也○中張氏
 在近君之地而處于羈旅之中此其所以未得位
 也縱得其資斧之利而以剛居柔未得盡行其志
 故我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空上終以譽命

食亦反

ホス

テ

アリ

傳六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道而上下與之
處旅之至善者也人之處旅皆合文明之道可謂
善矣羈旅之人動而或失則困辱隨之動而无失
然後為善離為雉文明之物射雉謂取則於文明
之道而必合於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則終
能致譽命也譽令聞也命福祿也五居文明之位
有文明之德故動必中文明之道也五君位人君
无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義本義雉文明之物離
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為離之主故得
此爻者為射雉之象雖不无亡矢之費而所喪不
多終有譽命也朱子曰亡字正如秦无亡矢遺鏃
之說易中凡言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終吉者皆是不甚好也而今只如這小小文義亦无人去解拆得他○與六峯胡氏曰人君無旅則失位故五不取君位終以譽命本義謂雖不无亡矢之費而所喪不多者為旅人言也為旅者不免計得喪故下卦曰得曰喪上卦曰得曰亡六五則所得者少而有所得者也

傳有文明柔順之德則上下與之逮與也能順承於上而上與之為上所逮也在上而得乎下為下所上上字逮也在旅而上下與之所以致譽命也旅者困而未得所安之時也終以譽命終當致譽命也已譽命則非旅也困而親寡則為旅不必在外也本義上逮言其譽命聞於上也朱子曰上逮也不得如伊

川說○雲峯胡氏曰五君位在上者也爻曰上速而本義以其譽命聞於上者何哉不以君位處五者人君无旅故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

易凶

傳鳥飛騰處高者也上九剛不中而處最高又離體其亢可知故取鳥象在旅之時謙降柔和乃可自保而過剛自高失其所宜安矣巢鳥所安止在者焚其巢失其所安无所止也在離上為焚象陽剛自處於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莫與故號咷輕易以喪其順德所以凶也牛順物喪牛

驕

于易謂忽易以失其順也離火性上為躁易之象上承鳥焚其巢故更加旅人字不云旅人則是鳥笑哭也本義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節初蔡氏曰離為科

附鳥故曰焚雷陽張氏曰火有聲有巢象而火又離為飛鳥為北牛雙湖胡氏曰旅人恐指占者只就說為有情本義謂先笑不順謂喪牛皆致凶之道也林氏栗曰三與上皆以剛居上無相與之情故三焚其次上焚其巢三承九四之離為他人所焚也上焚其巢自焚也三焚其次則巢尚在也喪其童僕則牛尚存也巢在則有可歸之理牛存則有可行之資今也巢焚牛喪欲歸則无其所欲行則无其資凶斯致矣雲峯胡氏曰同旅之觀也故先號咷後笑親寡旅也故先笑後號咷旅之時不宜用剛故三陽皆不利六二柔順中正六五柔順文明皆得於道上九剛亢失其柔順而不自知故有喪牛于易之象以內卦論初六不

焚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以外卦論四不及中故不快三上過乎中故號咷不及則弱不自持過則剛必自折在內在外皆然

傳以旅在上而以尊高自處豈能保其居其義當有焚巢之事方以極剛自高為得志而笑不知喪其順德於躁易是終莫之聞謂終不自聞知也使自覺知則不至於極而號咷矣陽剛不中而處極固有高亢躁動之象而火復炎上則又甚焉

旅之象蓋居高用剛始意甚快其如終何焚巢喪牛終凶而泣也于易者禍生于所忽而莫之察也

東谷鄭氏曰以易而喪其順是問聞知也

丘氏曰雜卦云觀寡旅也人之窮者也故處旅之

道以得中為善卑則取辱高則召禍

之甲者也故以瑣瑣而取災三在下之

之上旅之高者也故三焚次喪僕上焚巢喪牛也

四處上之下雖无太高太甲之失亦未得中故二即

得資斧而心未快也推二五得二體之中故二當位

次懷資而得僕五亦終有譽命之榮也然二當位

而五不當位故五不免射雉亡失之

患然則居旅道之善者其雅六二乎

易經大全十五卷終

